

被开垦的 处女地

下集



本书由“观潮轩”先生扫描并制作，
如果您喜欢，请购买原版。
本书电子版的版权归“观潮轩”先生
所有，不经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。



<http://shop33894957.taobao.com/>



被開墾的處女地

(下集)

原著：[蘇] 肖洛霍夫
改編：林 林
繪畫：賀 友 林
 顏 梅 直
 華

軒觀
印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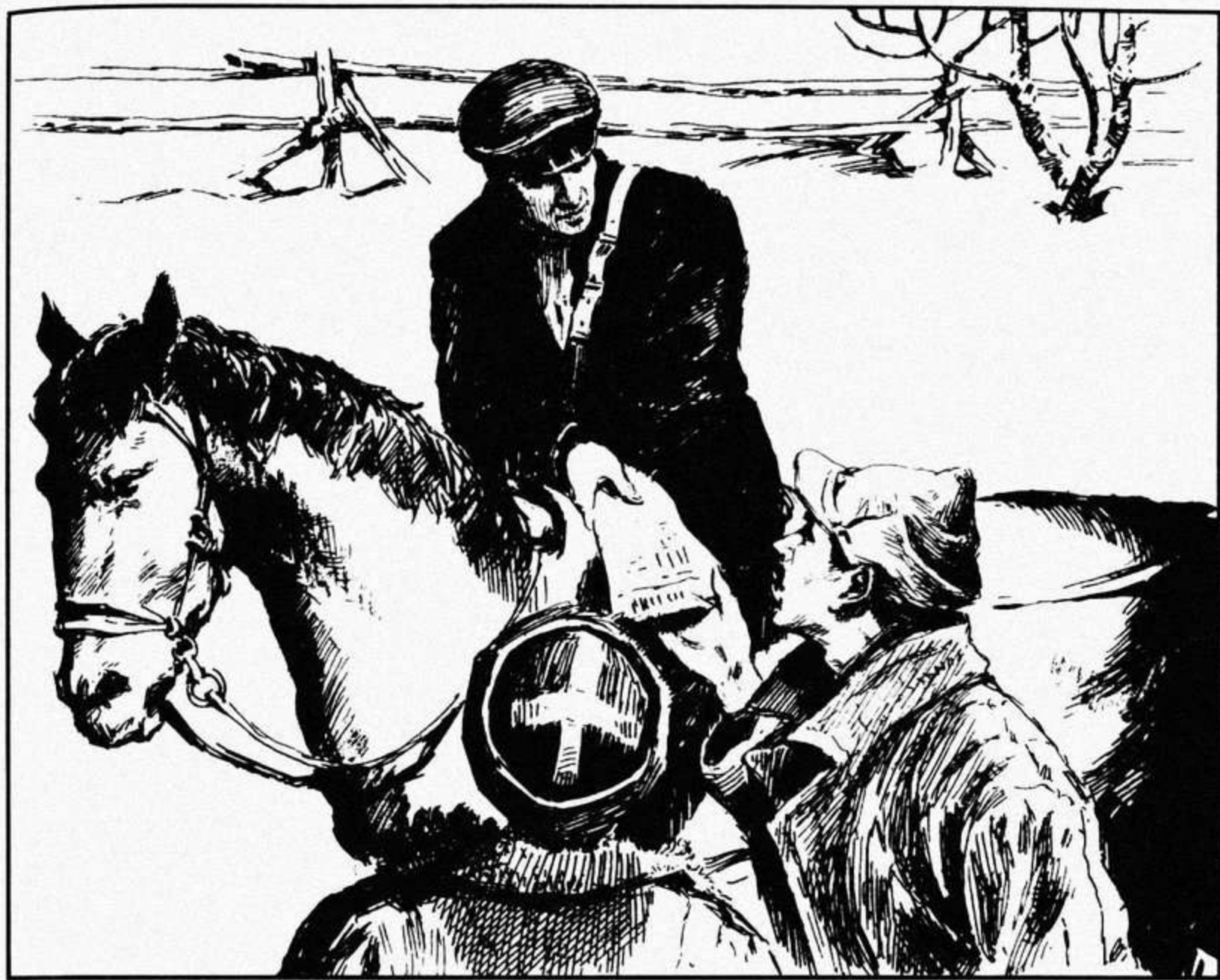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【內容提要】

一九三〇年，蘇維埃全國開展農業集體化運動。達維多夫奉命來到頓河地區，組織那裏的農民建立集體農莊。在與舊勢力的反復鬥爭中，格列妙奇村的集體農莊終于衝破重重困難和阻礙，逐步得到了穩固和發展，使原本貧苦的農民在被開墾的處女地上建設起自己的新家園。本書共三冊，這是下冊。

(二) 上集说到各村的农民受了坏分子的煽动，殴打了达维多夫。在出事后的第二天早上，邮递员送报纸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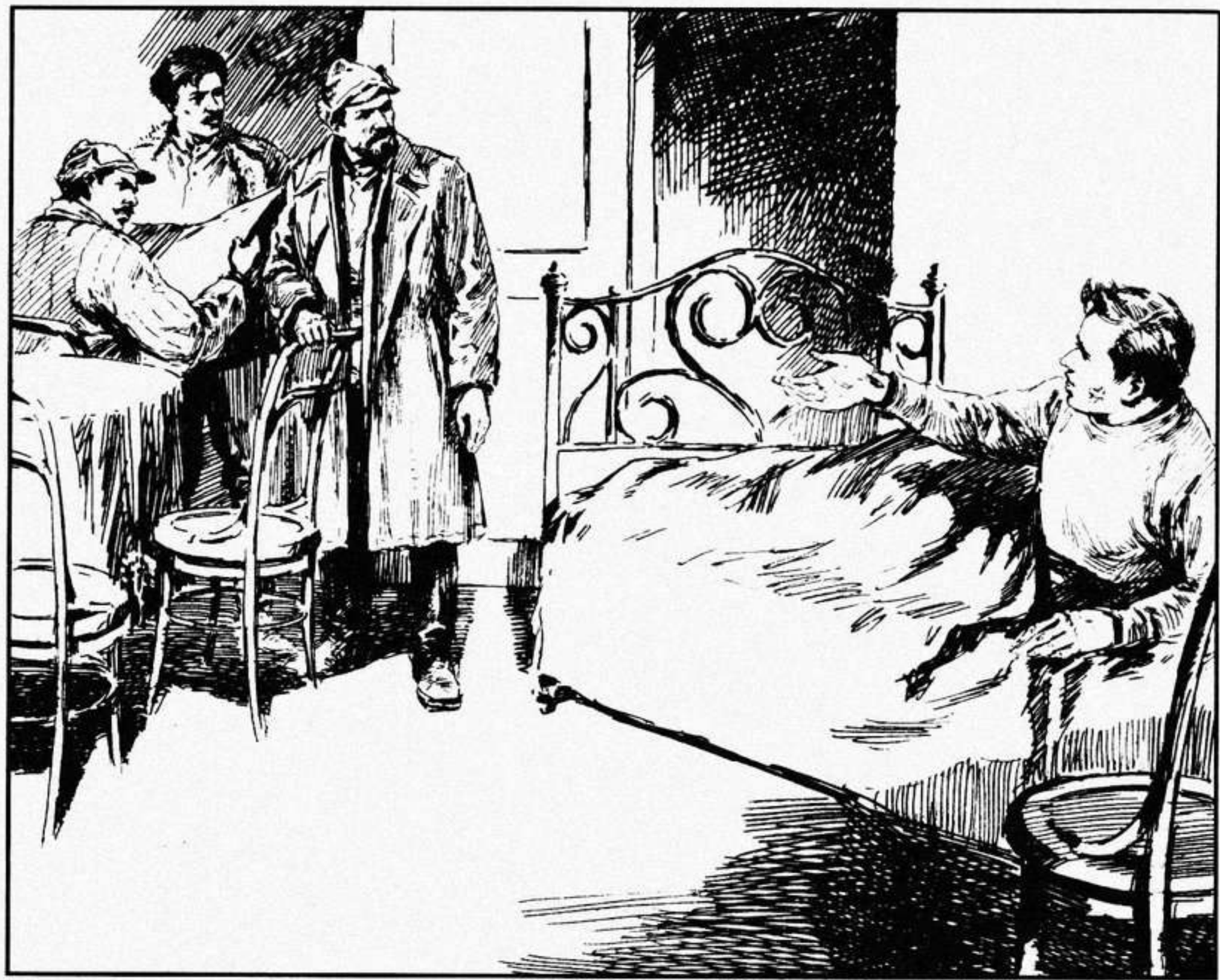
(二) 报上登载了一篇《胜利冲昏头脑》的文章，再三地说明，建设集体农庄要根据自愿，用行政命令、强迫手段绝对要不得。集体化的快慢和工作方法，都要照顾各地不同的条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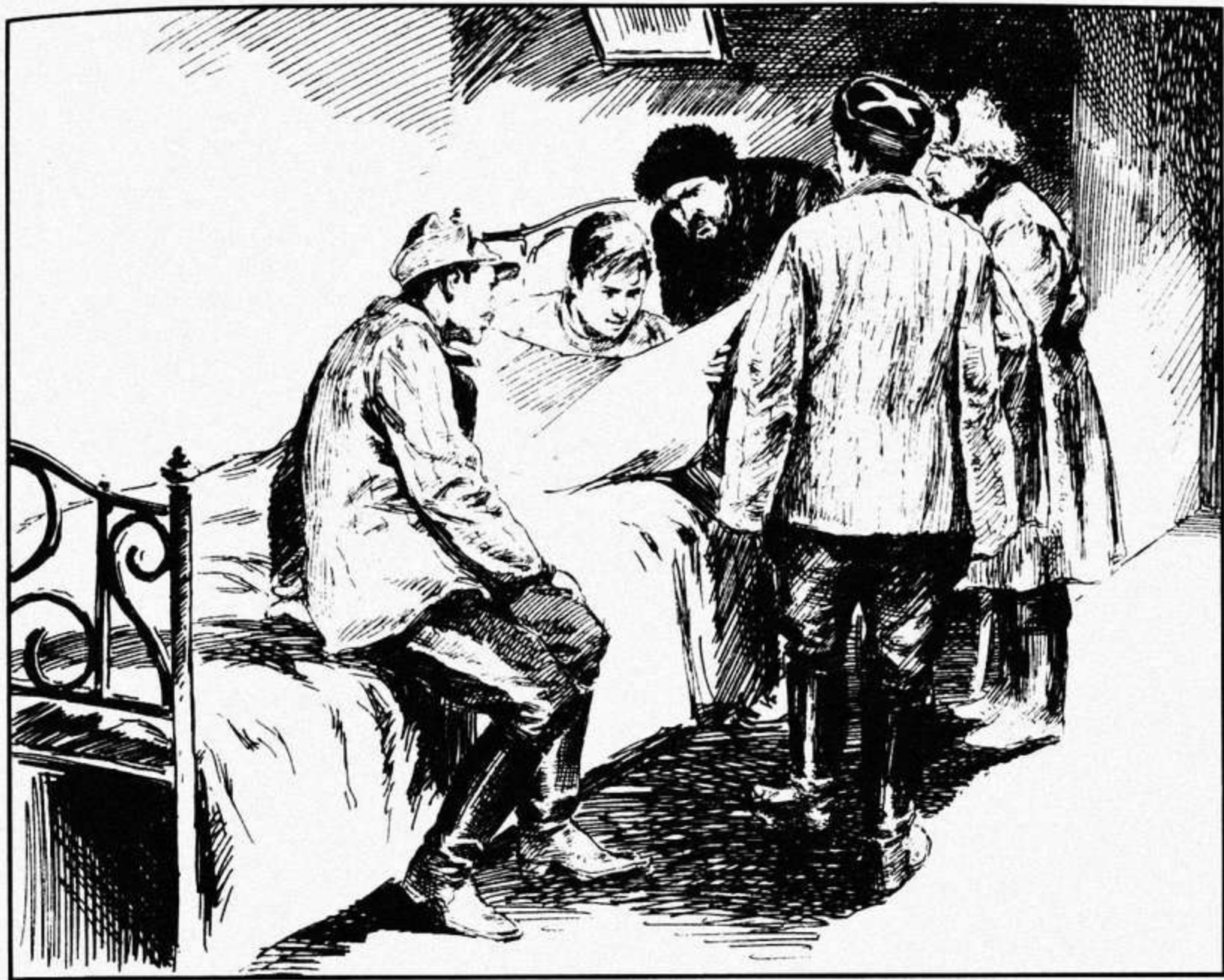
(三) 大家围在一起读着，议论纷纷。



(四) 达维多夫听见了，也顾不得疼痛，撑起身子说：
「快把报纸给我，这篇文章咱们可太需要啦！」



(五) 达维多夫把报纸拿了过来。文章里特别指出组织农庄的自愿原则，什么菜园、住宅、猪羊鸡鸭都不必公有。严厉批评那些违反政策的人，要他们改过，否则撤职处分。



(六) 达维多夫说：「这篇文章写得真及时，拉古尔洛夫的脑子早给胜利冲昏了，我们多少也有一点。」拉古尔洛夫说：「这篇文章好像就是针对我写的……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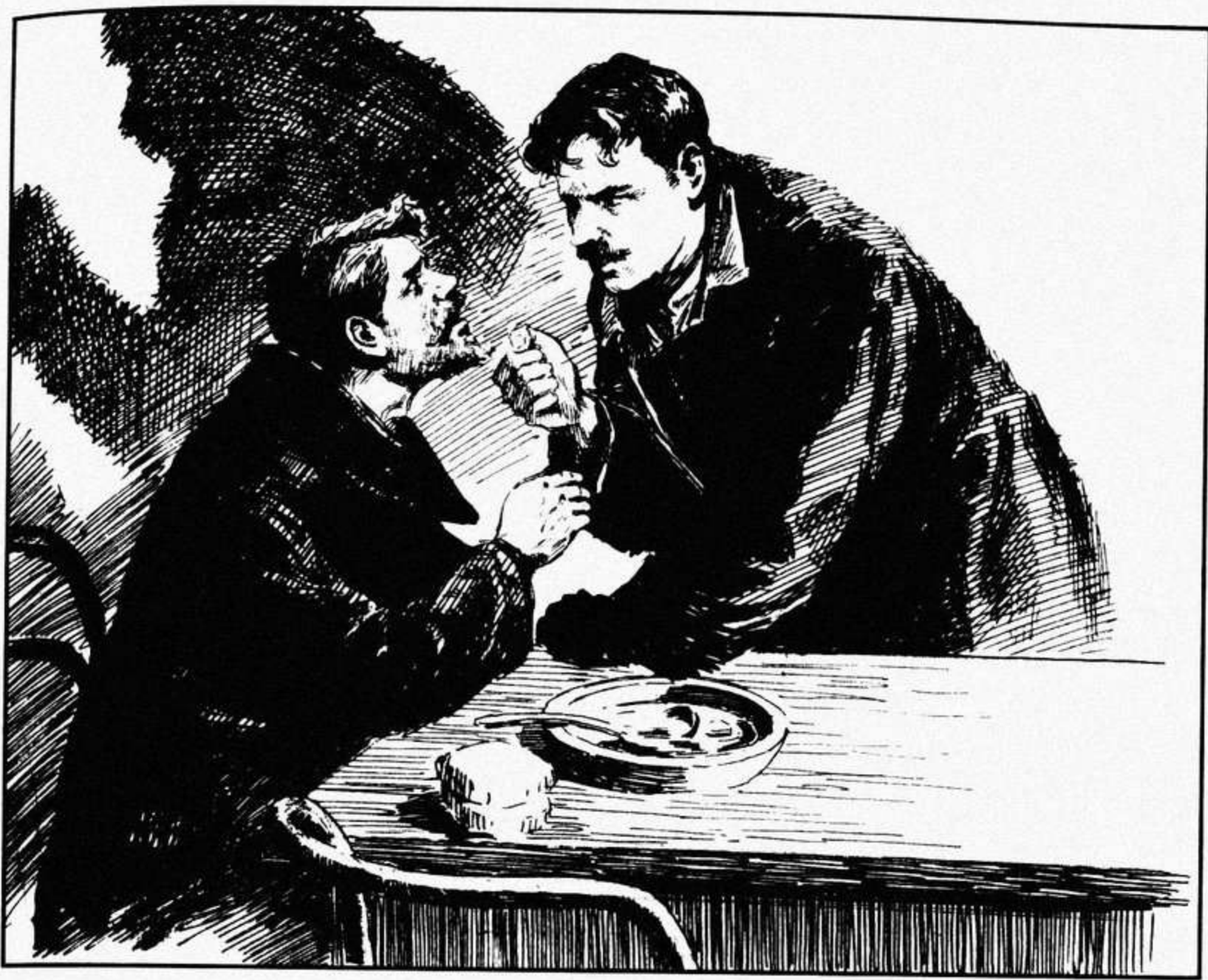
(七) 拉古尔洛夫眼睛通红，感到十分惭愧。达维多夫说：「我们的错误不单是小牲畜公有，而且只追求集体化的数字，追求百分比，巩固集体农庄的工作，做得太少，不是吗？」



(八) 拉古尔洛夫缩在椅子上再也没有什么话好说。大家决定立刻把猪羊鸡鸭发还给农民，后天召开大会，解决问题，想办法说服群众，不要脱离集体农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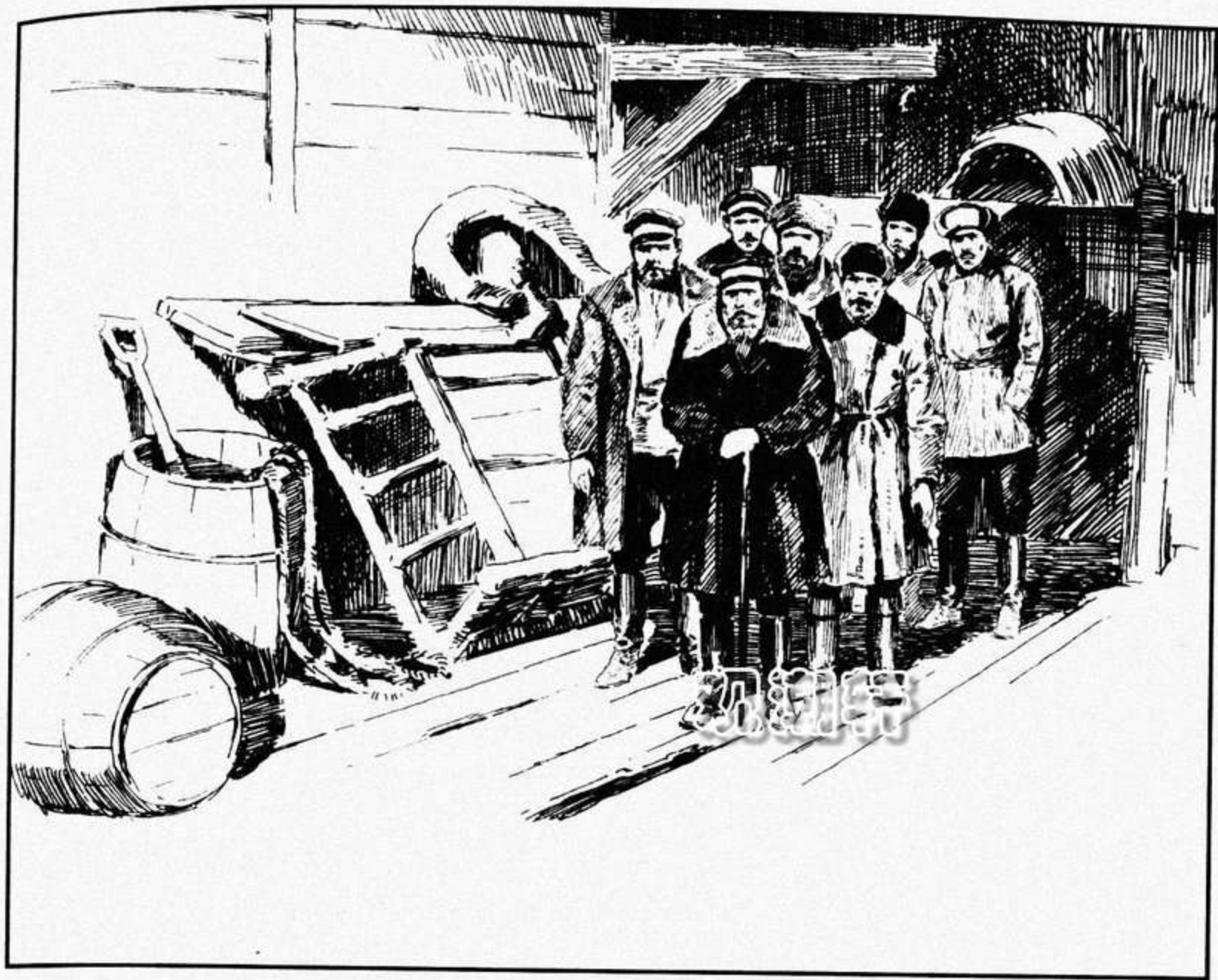
(九) 看到报纸的当然不止达维多夫他们。波罗夫则夫也看了。他忙找雅可夫商量，想在村里人还没有看到那篇文章以前去暗杀共产党员，举行暴动。



(二〇) 波罗夫则夫说：「你马上告诉咱们人，明天天黑赶到村外磨房，每个人都要自带武器和干粮。」雅可夫一面答应，一面转身就走。



(一一) 第二天天黑以后，那些参加波罗夫则夫组织的
中农来到磨房，他们都空着手，班尼克也在里面。



(二二) 一会，波罗夫则夫和雅可夫骑马赶来。他们走进磨房，大家一声不响地站着。





(二三) 波罗夫则夫低声对大家说：「时候到了，受罪的日子快完了。我们明天晚上行动，有半个中队骑兵开来。你们一听见枪响，就动手先杀共产党员，不能放走一个……」

（二四）有个老头儿，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说：「大人，你是不是也看见报纸上登的那篇文章？报上写得真明白，我们有路走了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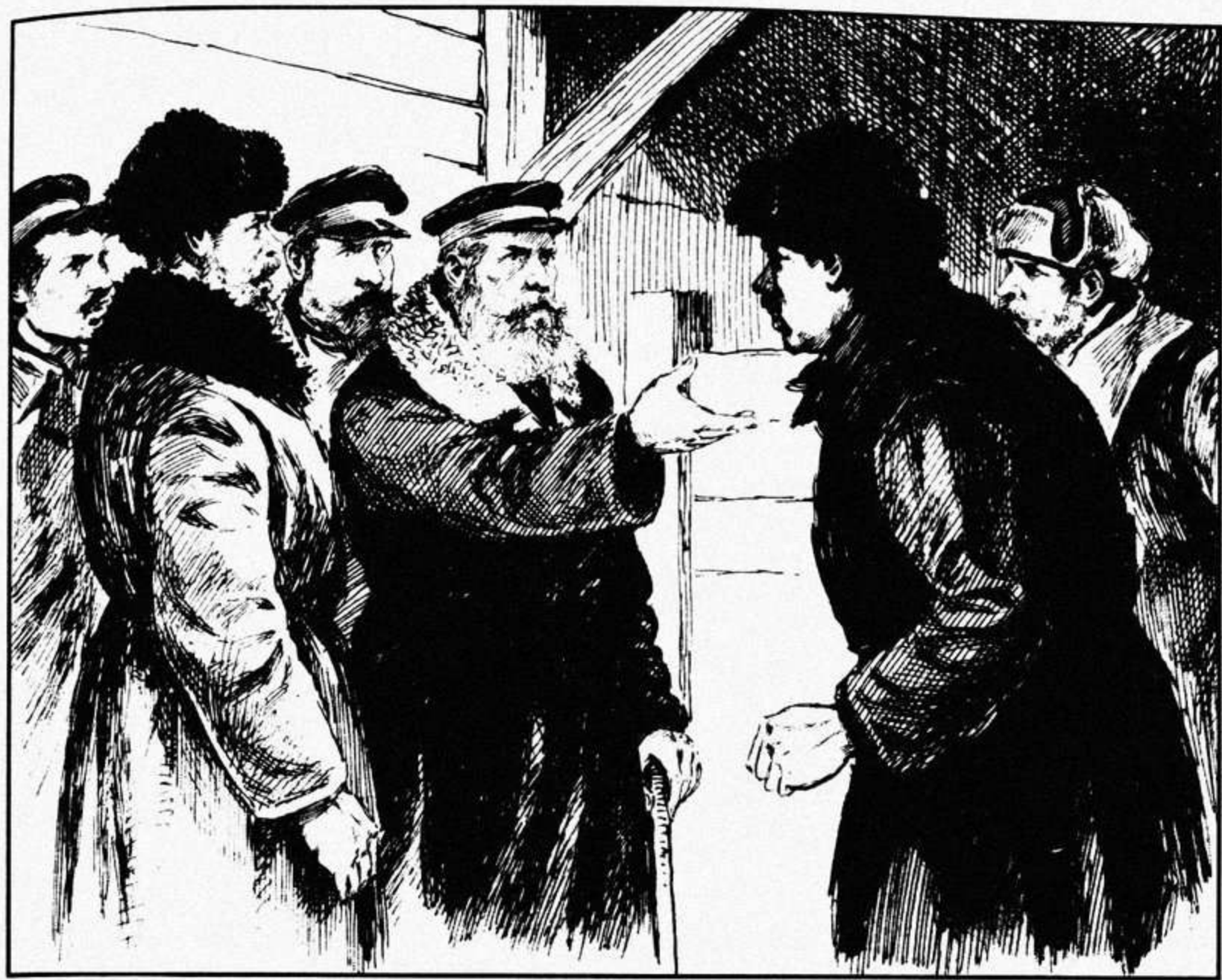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五) 波罗夫则夫不让他再讲下去：「胡说什么？老糊涂，哪个叫你代表大家的？」





（二六）立刻有两个汉子走到他面前，也发火道：「少跟我们的老人家发脾气，告诉你，看了这张报，我们不暴动了……把我们签名的文书还给我们，你走你的路，我们也不想害你！」



(二七) 波罗夫则夫脸气得惨白，问道：「这算什么，叛乱吗？」另外一个老人回答道：「我们并不反对政府，只是反对村里乱七八糟的事。但是你却让我们反对政府。那不行，把文书还给我们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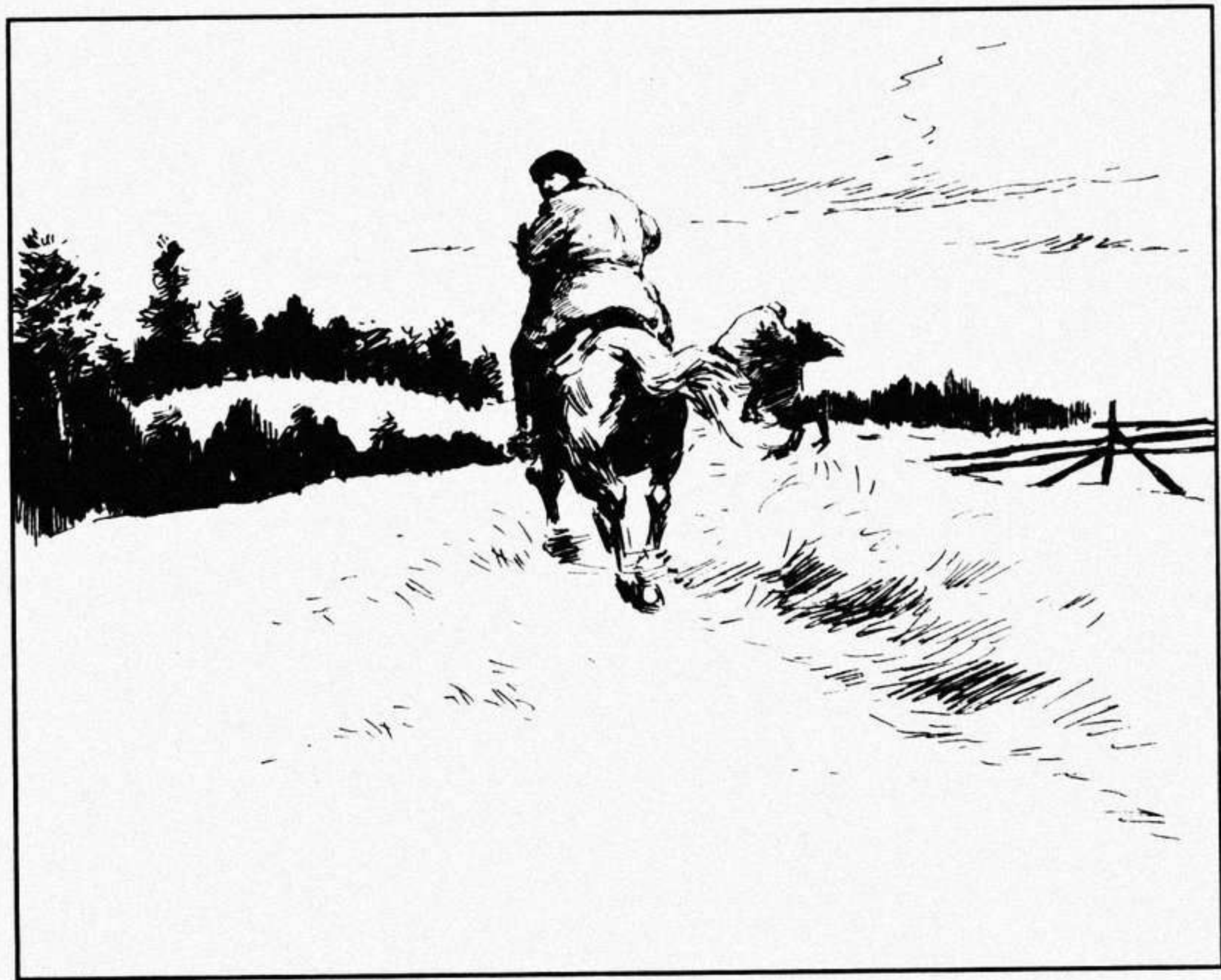
（二八）波罗夫则夫说：「随你们的便吧，我们不会恳求你们。那证书，我没有带在身边，但是你们用不着害怕，我不会到国家保安部去告你们……」



(二九) 突然，波罗夫则夫拔出手枪来，大声喝道：「滚开，都他妈靠墙站着，叛徒，总有一天要收拾你们！」屋里的人都被他逼到一个角落里。



(二〇) 雅可夫在前，波罗夫则夫在后，乘机冲出门就逃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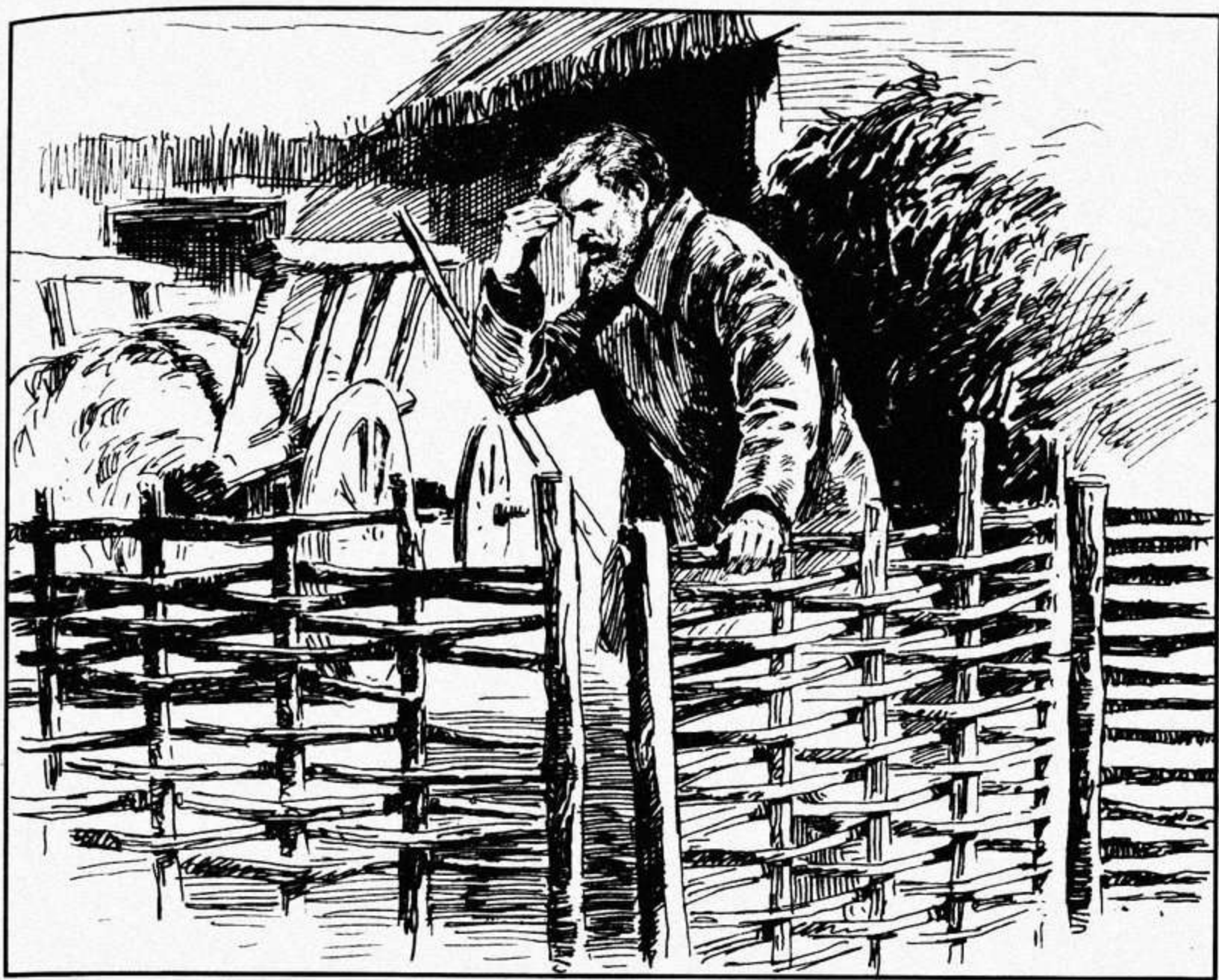
(三二) 回到家里，波罗夫则夫对雅可夫说：「我们失败了！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……但是，你不要退出农庄，要在里面尽可能地搞破坏。我们暂时退却，以后还要再来的……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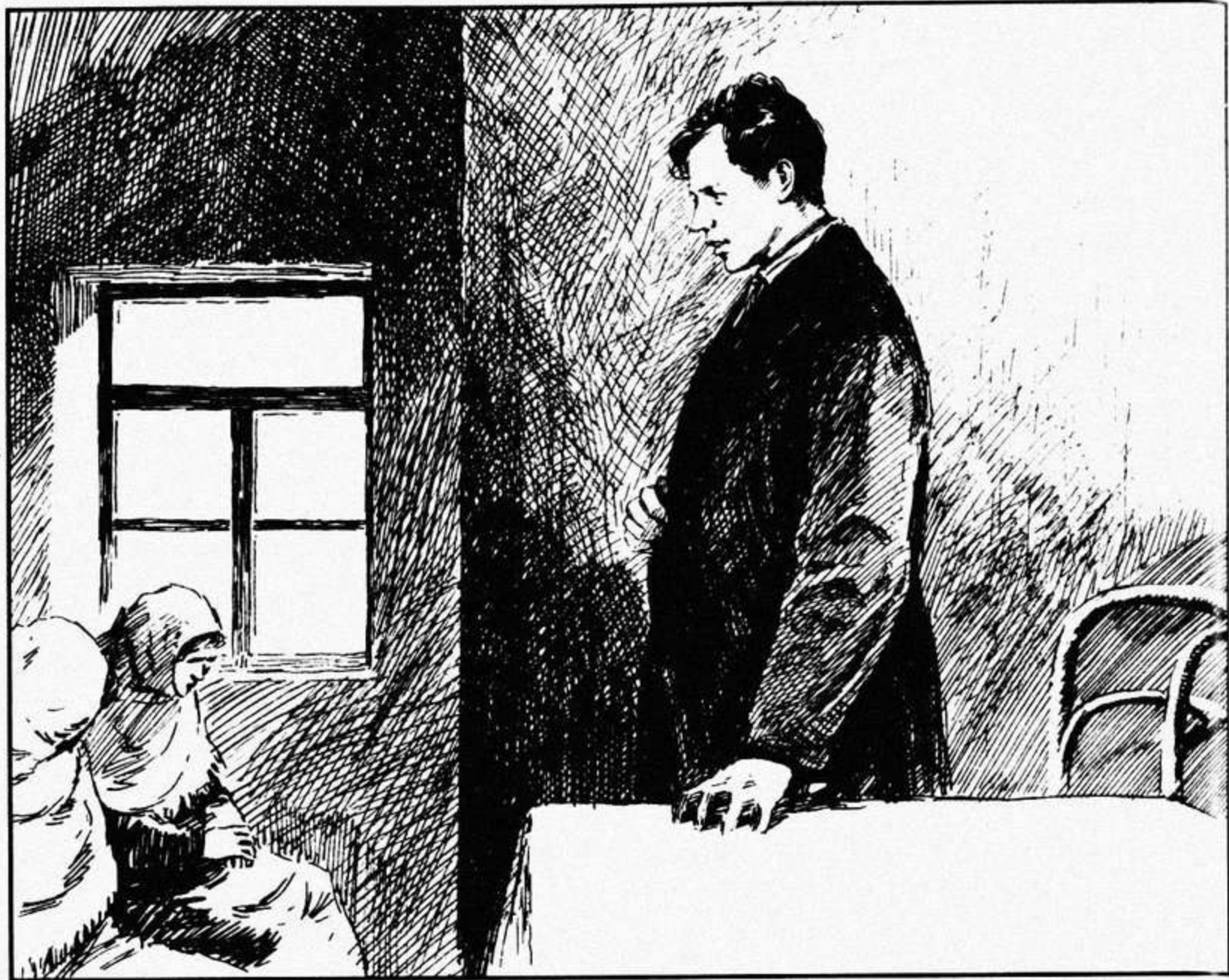
(三三) 临分手时，他叫雅可夫警告那些「叛徒」：
「他们出卖我们的计划，回来时得和他们算账。」雅可夫小声地说：「我会办到的。」



(二二三) 雅可夫看他走了，闩好了门，在身上划着十字。他深深舒了口气，因为他摆脱了这个危险的客人。以后，不用跟着这家伙去冒险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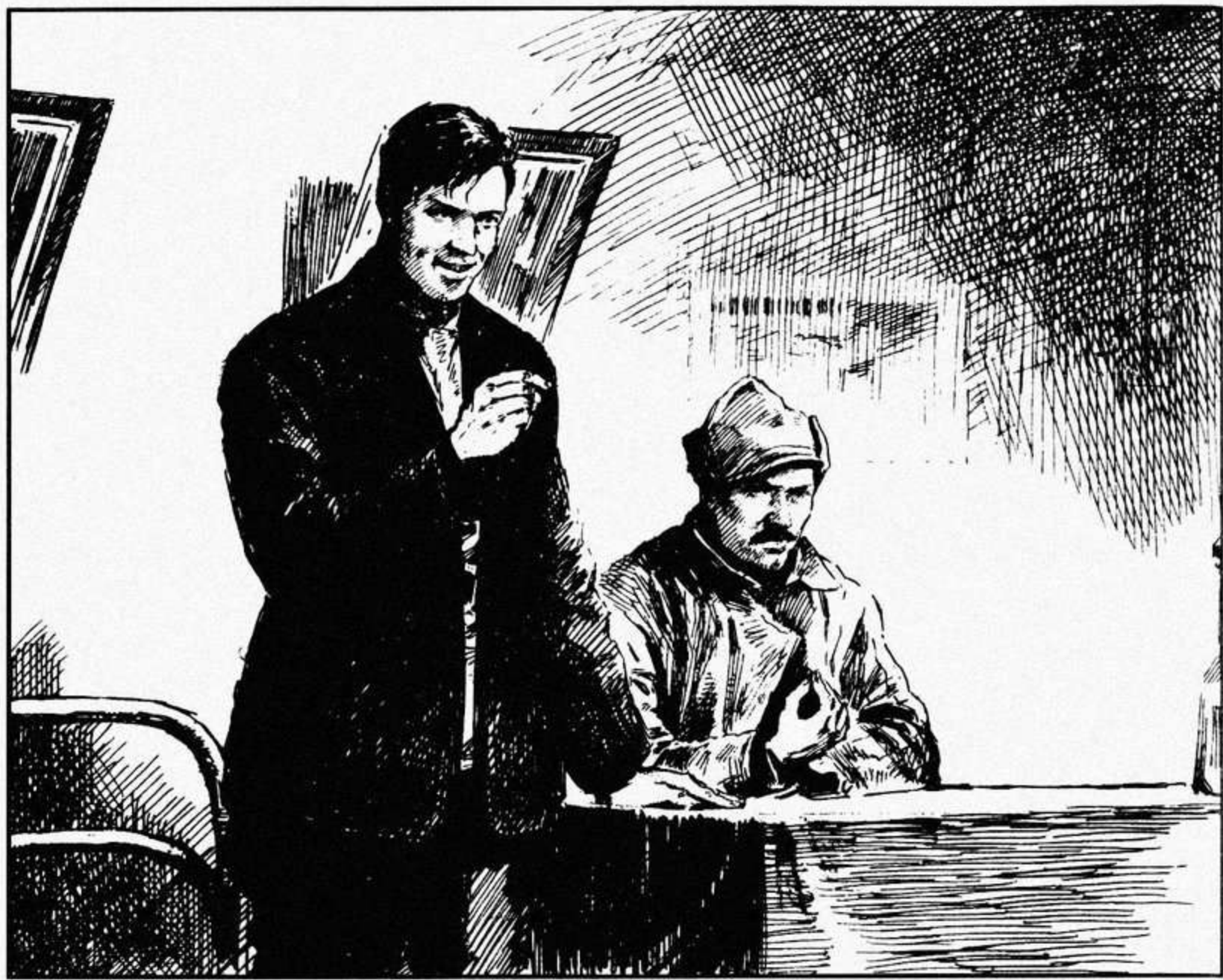
(二四) 当天下午，村里召开大会，达维多夫首先代表组织向群众检讨了以前工作上的错误，又向大家解释了党的政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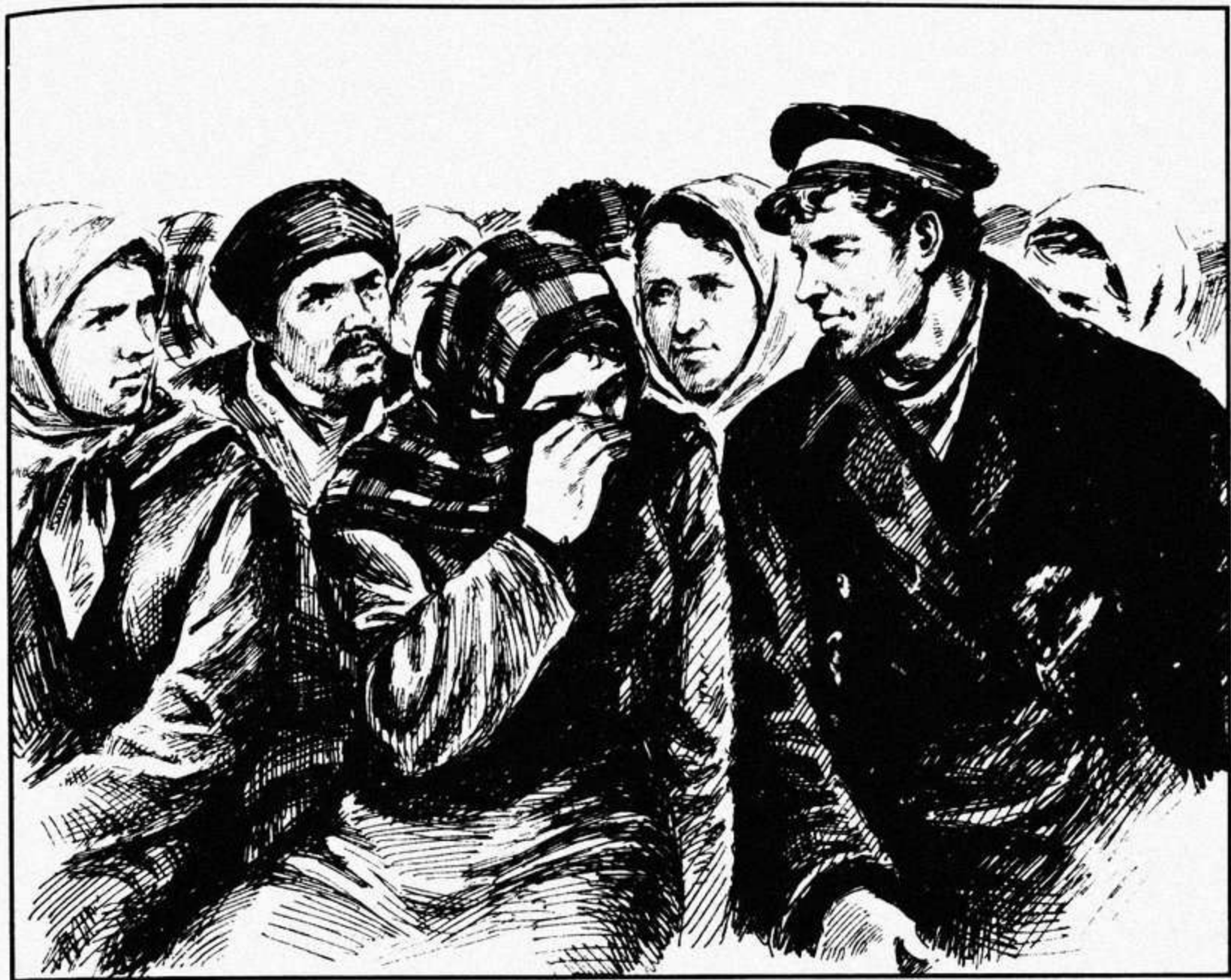
(三五) 那些妇女们因为前些天打了他，怕他记恨，谁也不敢抬头向台上看一眼。



(二二六) 接着，达维多夫指出妇女们的错误，他说：「前些天你们闹事，说明你们受坏分子的挑唆，损坏仓库，抢粮食，还来打我。打得顶凶的就是那个姑娘……」



(二七) 达维多夫手指着玛沙，人们的目光一齐向那边望去。玛沙忙低下头，用头巾遮住脸。



(二八) 达维多夫看到那些妇女们不安的样子，就笑着说：「你们看错了。你们希望我把钥匙交给你们。可是共产党人是从来不屈服的……」



(三九) 「你们别听谣言说什么闹事的都要抓起来。你们是中农，一时走错了路。只要你们觉悟就好了。」这一说，大家都松了口气。



(三〇) 然而，还是有少数的庄员跑到办公室来，趁机要求退出农庄。他们大半是害怕得罪政府才加入的，或者是给当时的群众浪潮卷进来的，都是些不愿意做工、怪话最多的农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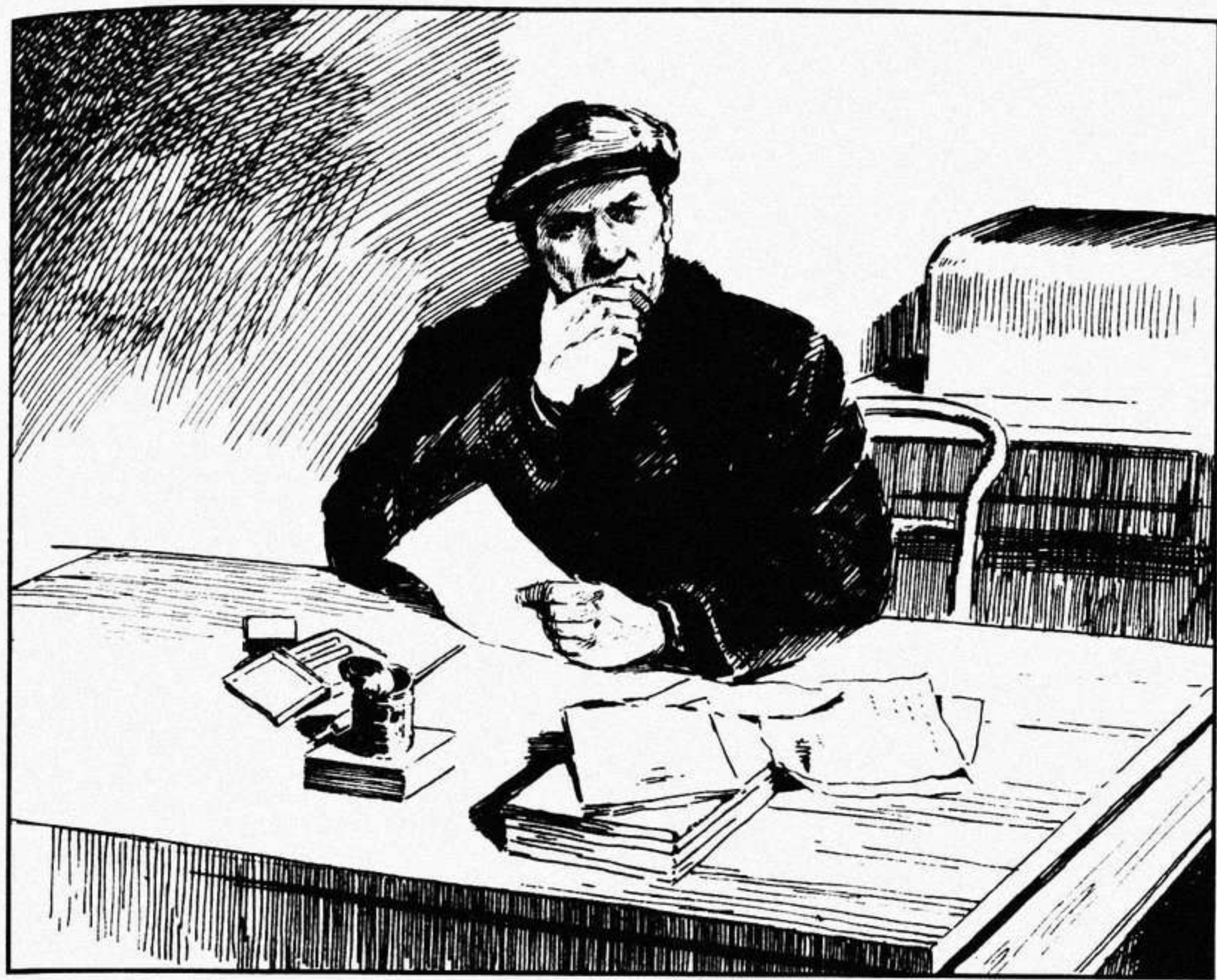
(三二) 达维多夫要他们多想想，不要忙着退出，以后再想加入，就费事了。他们固执地说：「我们大概不会再加入了，以前谁见过集体农庄，还不是一样……」



(三三) 那些中农要求发还家畜。达维多夫说等明天再讲。他们威胁着说：「告诉你，如果明天你们还要扣留的话，那我们就自己去牵了。」



(三三) 这一阵，达维多夫非常不愉快，天天有人在退出农庄。他向区里请示，区上要他尽力防止农庄的崩溃。关于发还家畜的问题，最好慢一点，等到年末再说。



(三四) 正在这时，第三生产队队长阿加芬跑来报告：
「达维多夫同志，那些退出农庄的人，抢走了十八条公牛，还有七匹马，我们怎么办？」



(三五) 达维多夫回答说：「你不要对我嚷！要是你勇敢的话，那么你会有办法把牛弄回来的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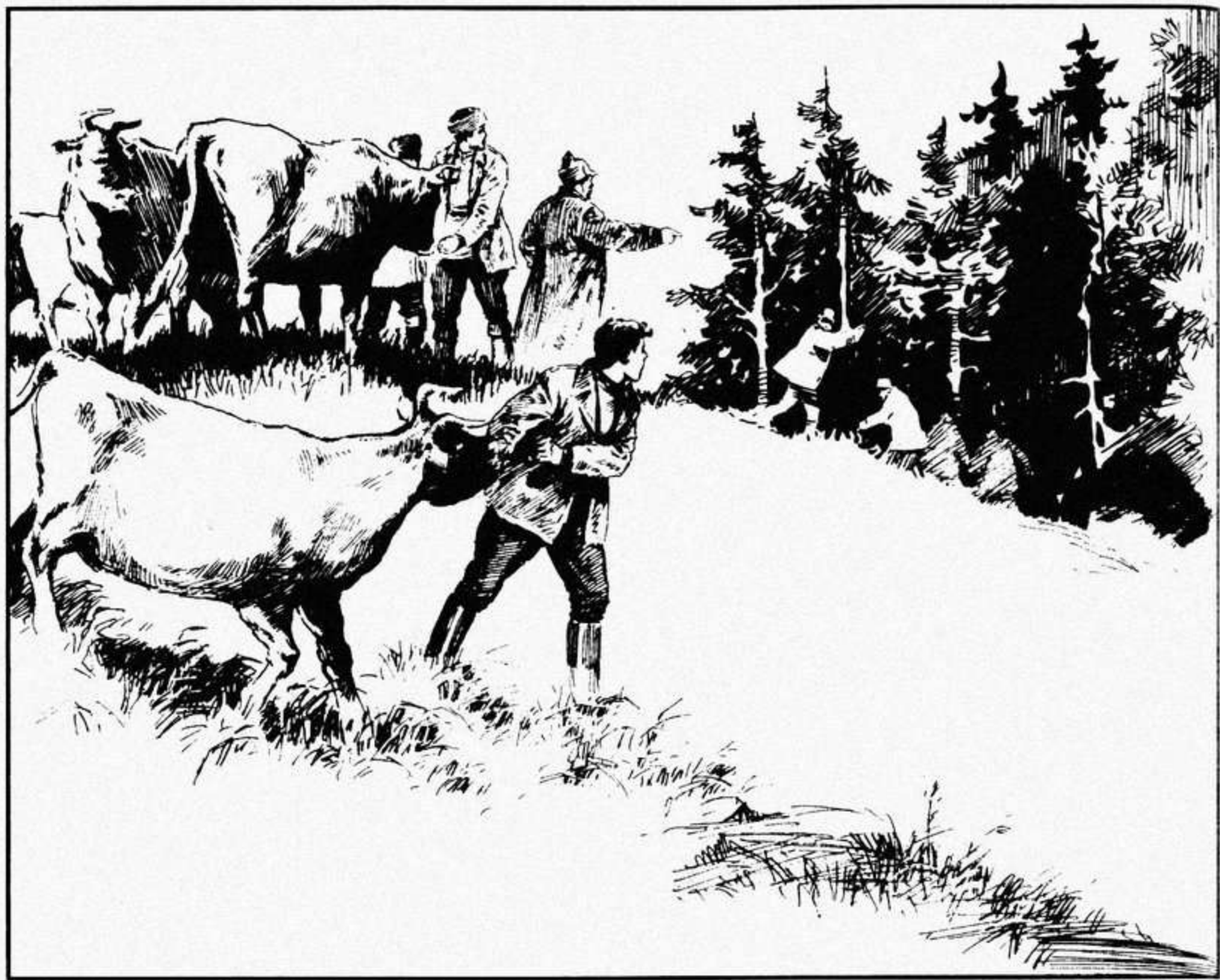
（三六）阿加芬听了，忙领了六个队员，约了罗比西金，一起到草原上，准备把劫走的牛马再夺回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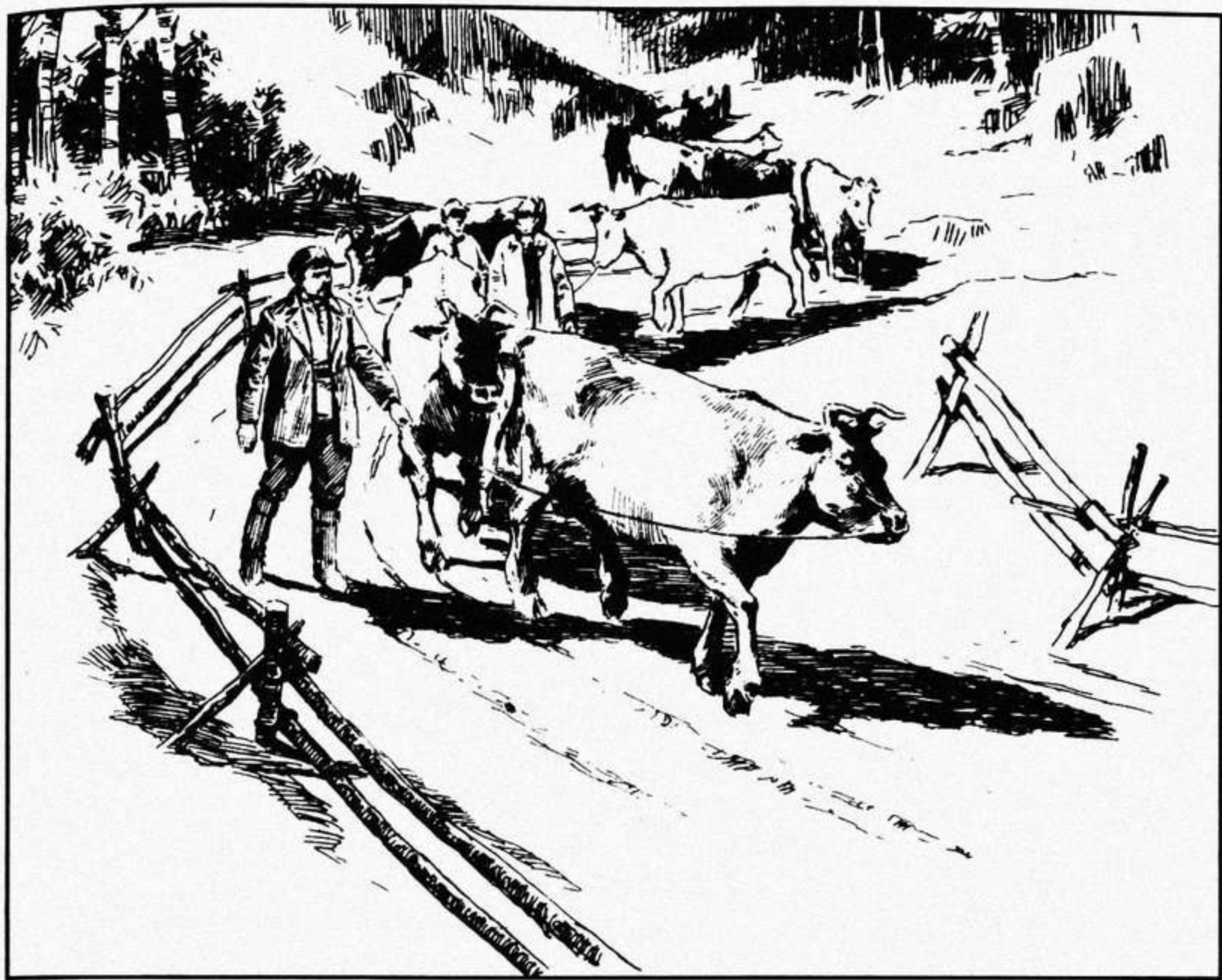
(三七) 黄昏时，他们看见那些牛在一个山谷的斜坡上吃草，罗比西金忙将八个人分成两队，左右包围过去。



(三八) 看牛的是四个脱离了农庄的农民，经过一番争斗，他们被赶跑了。



(三九) 罗比西金和阿加芬他们把牛赶回了村庄。



(四〇) 达维多夫让人在牛舍和马厩都上了锁，并派专人负责看守。但是不久，还是有七对牛和三匹马被劫去了。



(四一) 每天，都有人围着达维多夫吵，要土地，要家畜。他们嚷着：「上面不是有指示么？你们不但不还我们的家畜，而且不肯把土地发还。你们这算什么？」



视觉传达设计

(四二) 达维多夫被吵得没有办法，答应把一块休耕地分给大家。可是他们立刻吼了起来：「我们不要硬地！」「我们用什么来耕种呀？把家畜还给我们！」



(四三) 达维多夫道：「你们想要最好的土地吗？办不到！我们要把一切优先权给与集体农庄，不给那些反对集体农庄的人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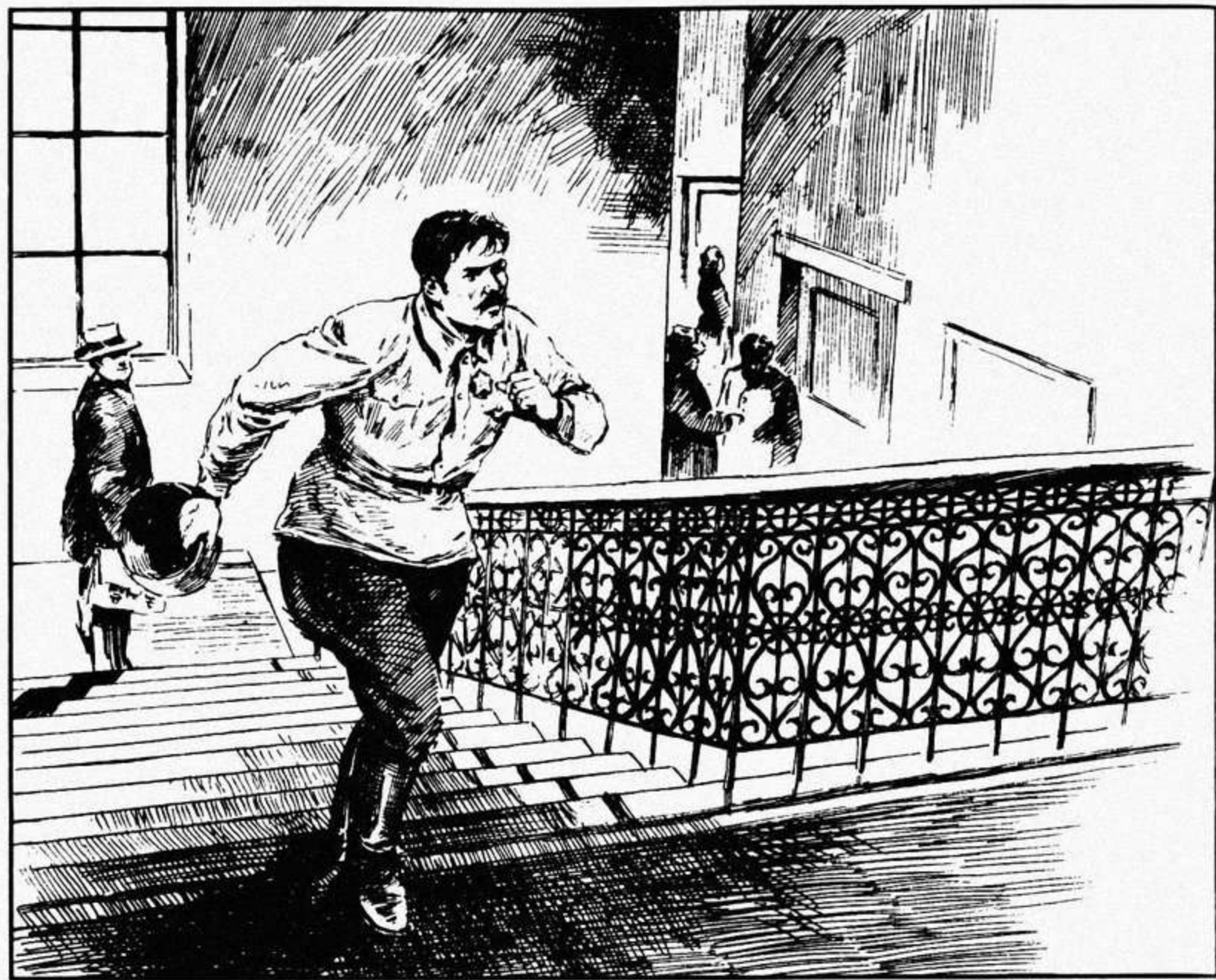
(四四) 那些人见无计可施，就去耕种以前属于他们的土地。罗比西金领着庄员们又一次把他们赶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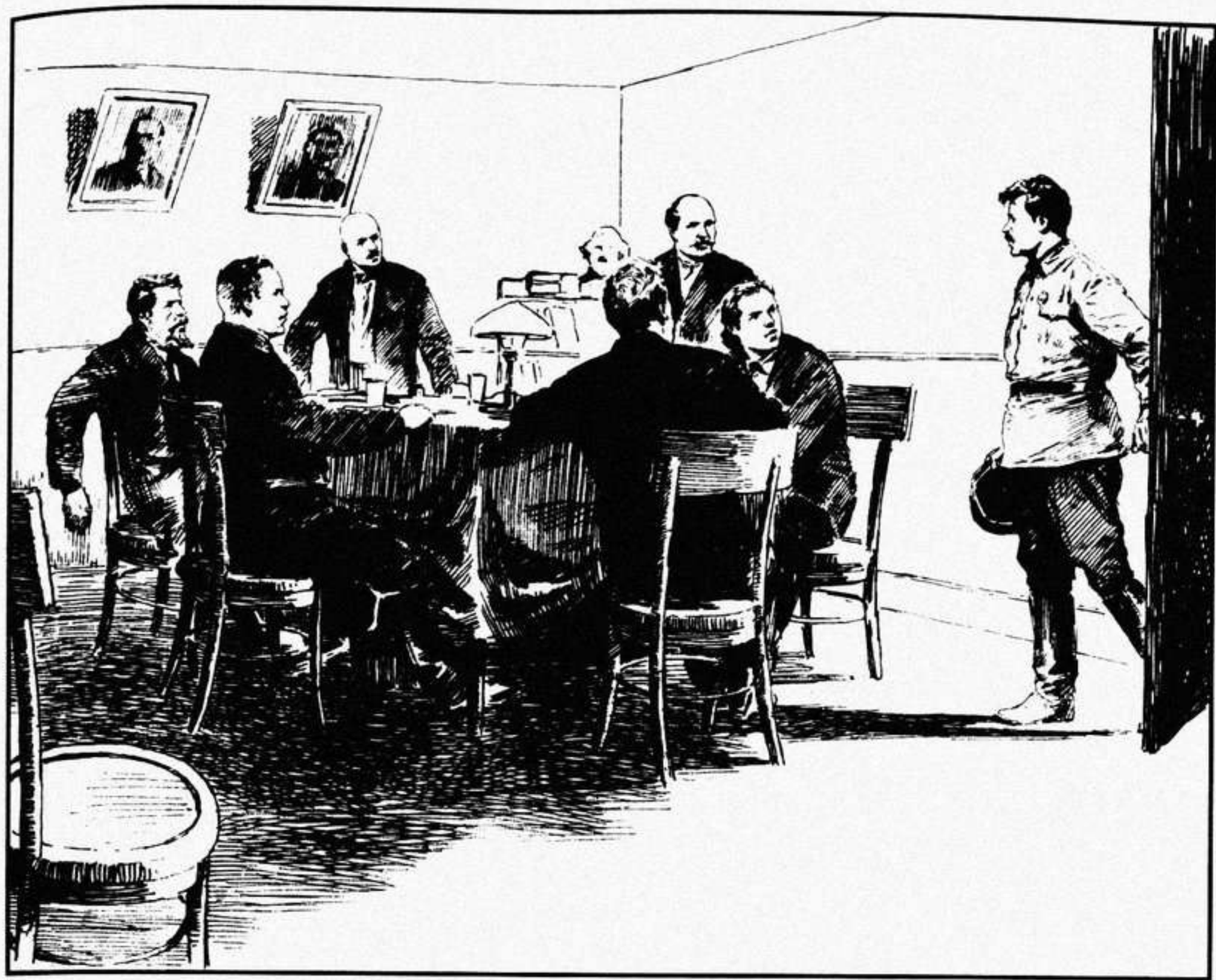
(四五) 达维多夫叫雅可夫找了一块休耕地，把它分配给个体农民，才把这事平息下来。这时，留在集体农庄里的都是一些可靠的中坚骨干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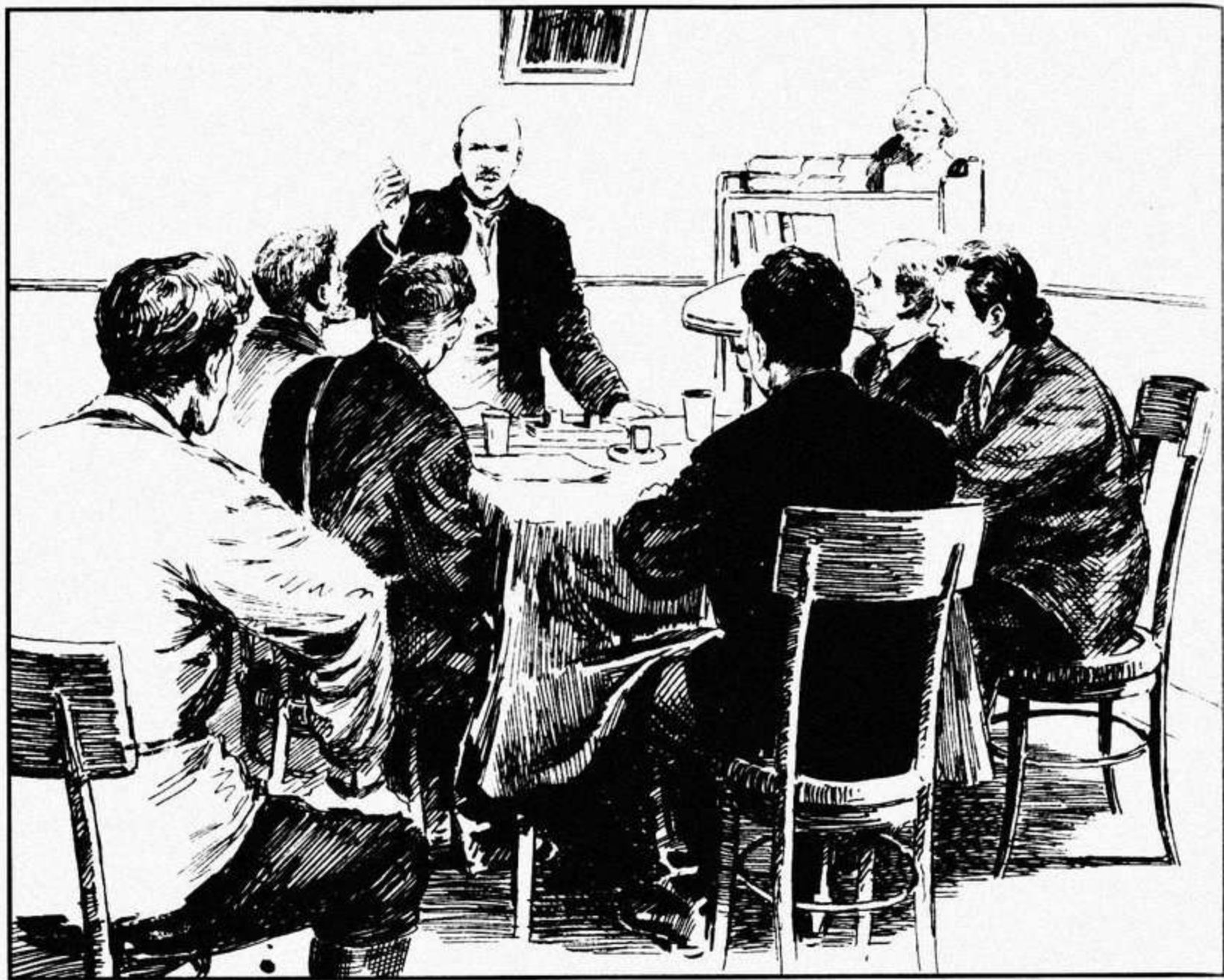
(四六) 再说，拉古尔洛夫因为犯了强迫命令的错误，
被叫到区委会来。



(四七) 到了区委会，拉古尔洛夫很担心。他估计今天的会一定对他不利，说不定要撤他的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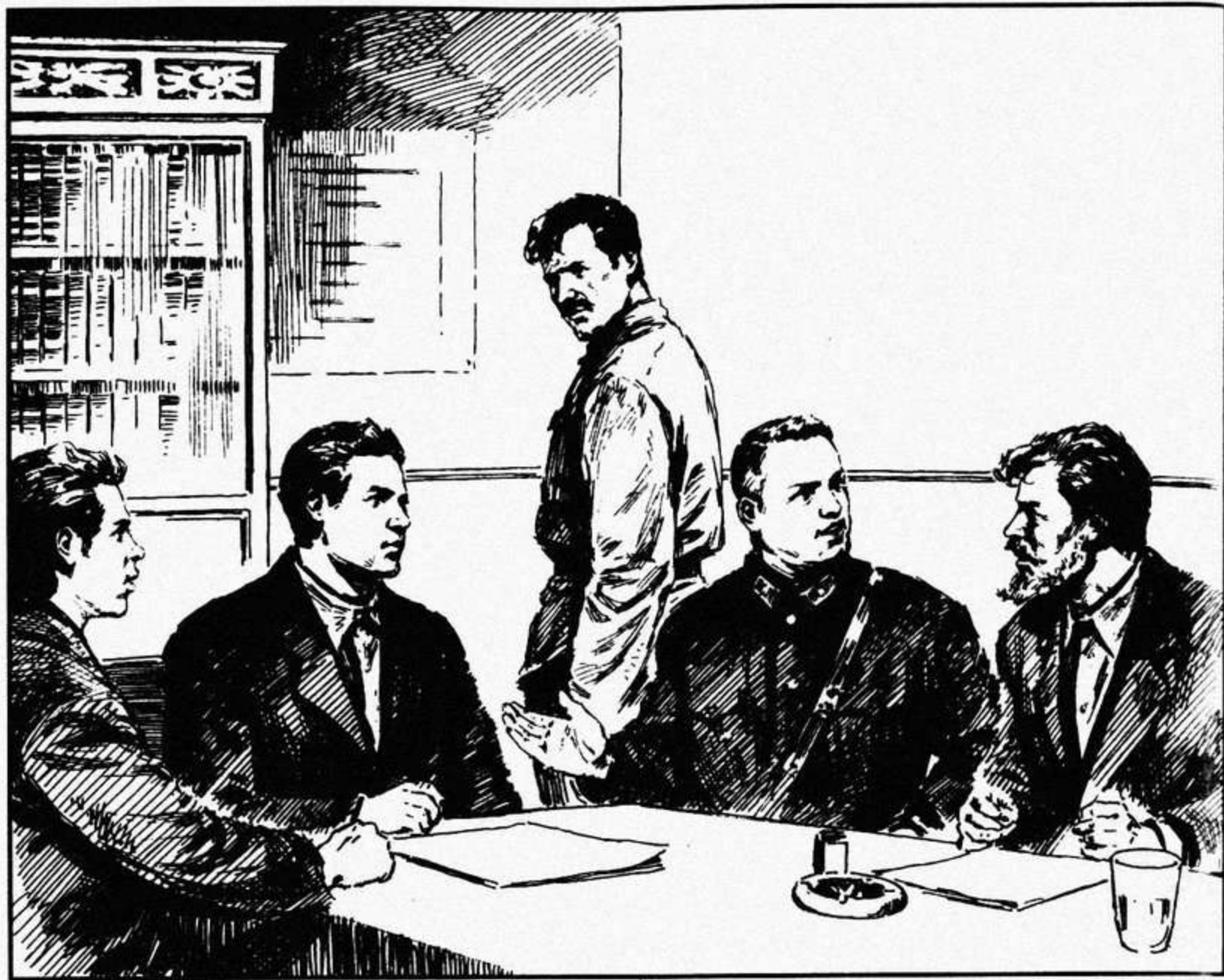
(四八) 果然，区委会上专门讨论了他的问题。原来，区委书记想把所有责任都推在拉古尔洛夫一个人的身上。至于自己当初发号施令、强迫下级完成百分之百集体化指标，却只字不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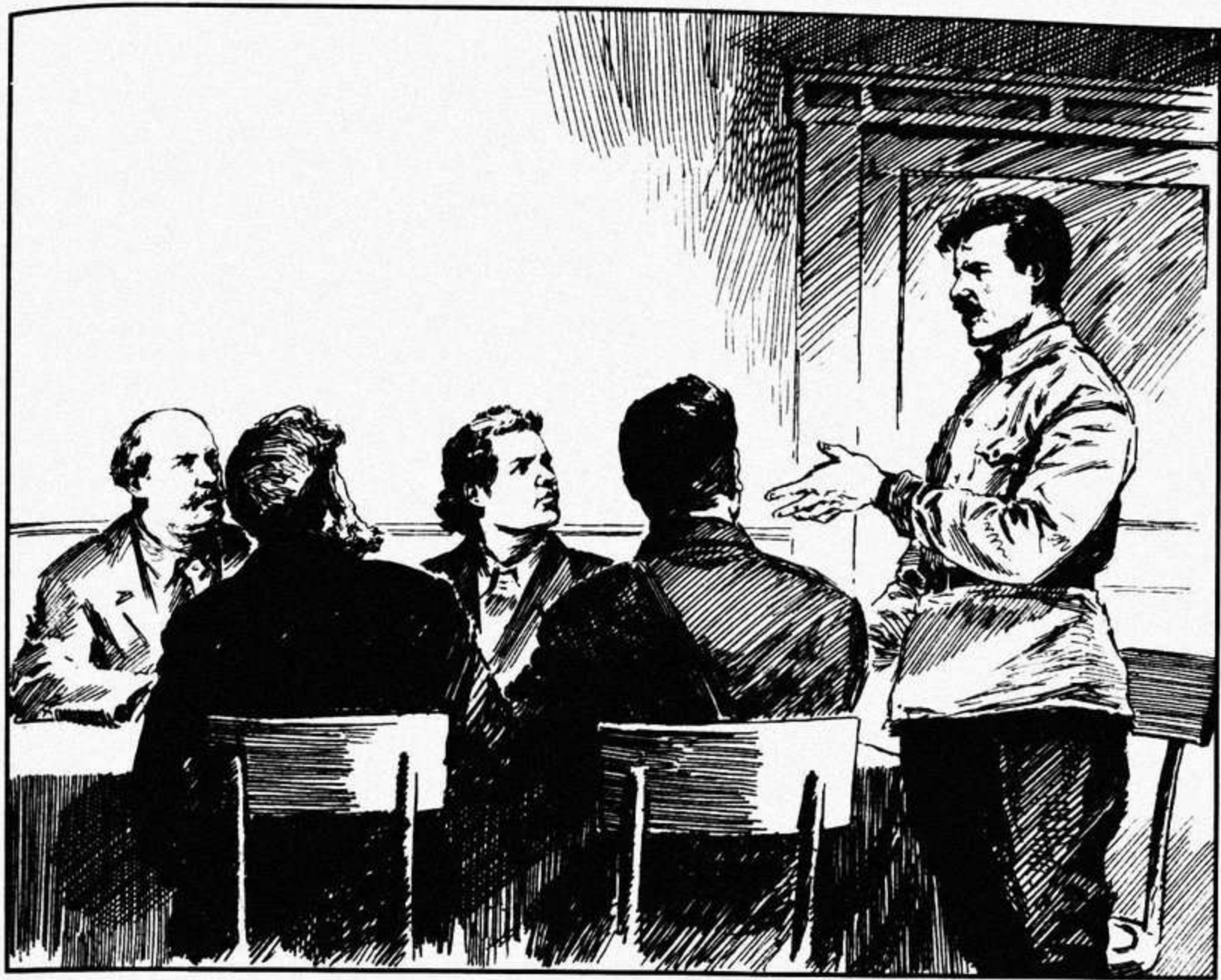
（四九）拉古尔洛夫是个直心眼，哪里忍得住，和区委书记争论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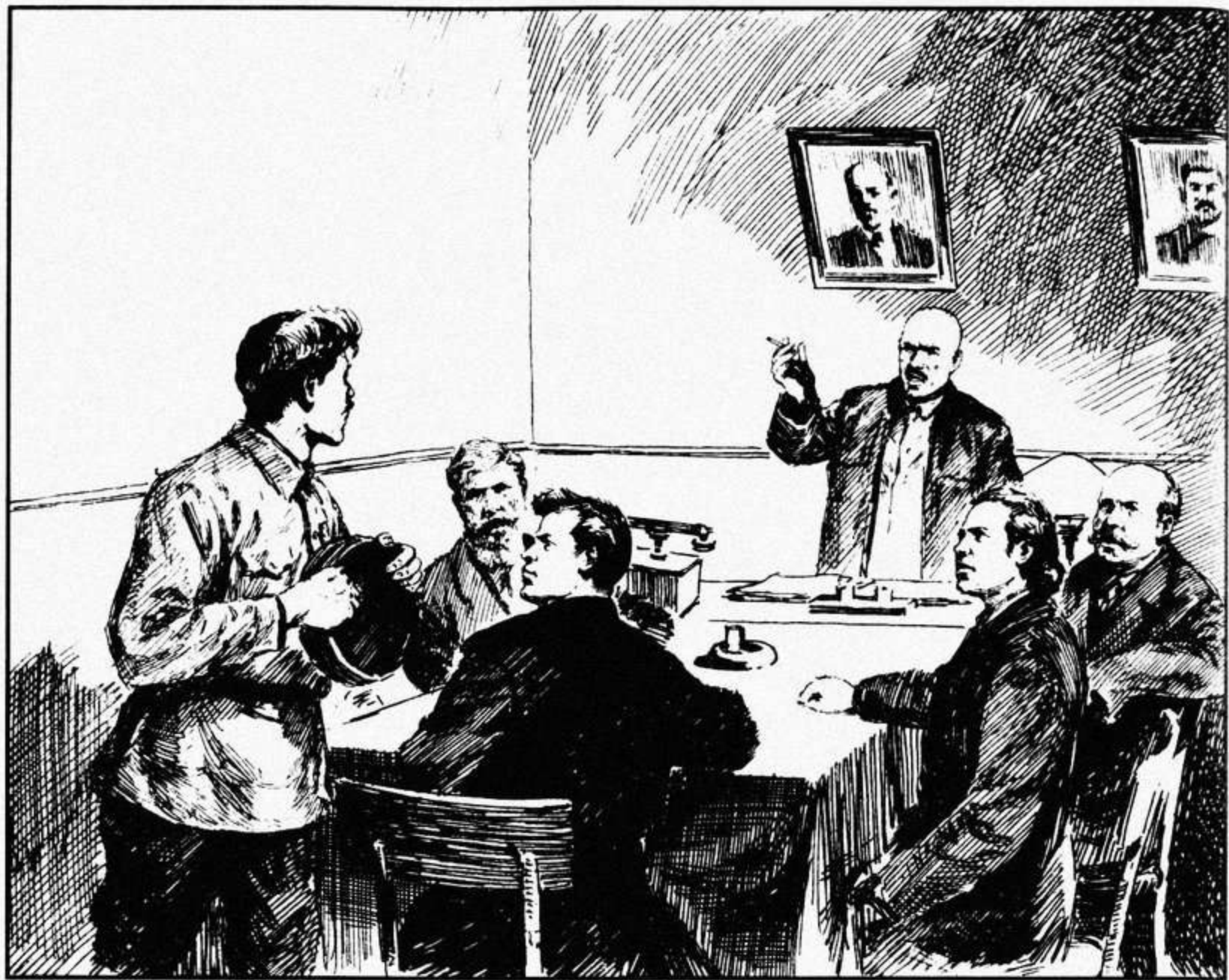
(五〇) 有几个人帮着区委书记说话，民警署长巴拉宾实在看不下去，便说道：「让一个同志好好发言吧，你们老打断他干什么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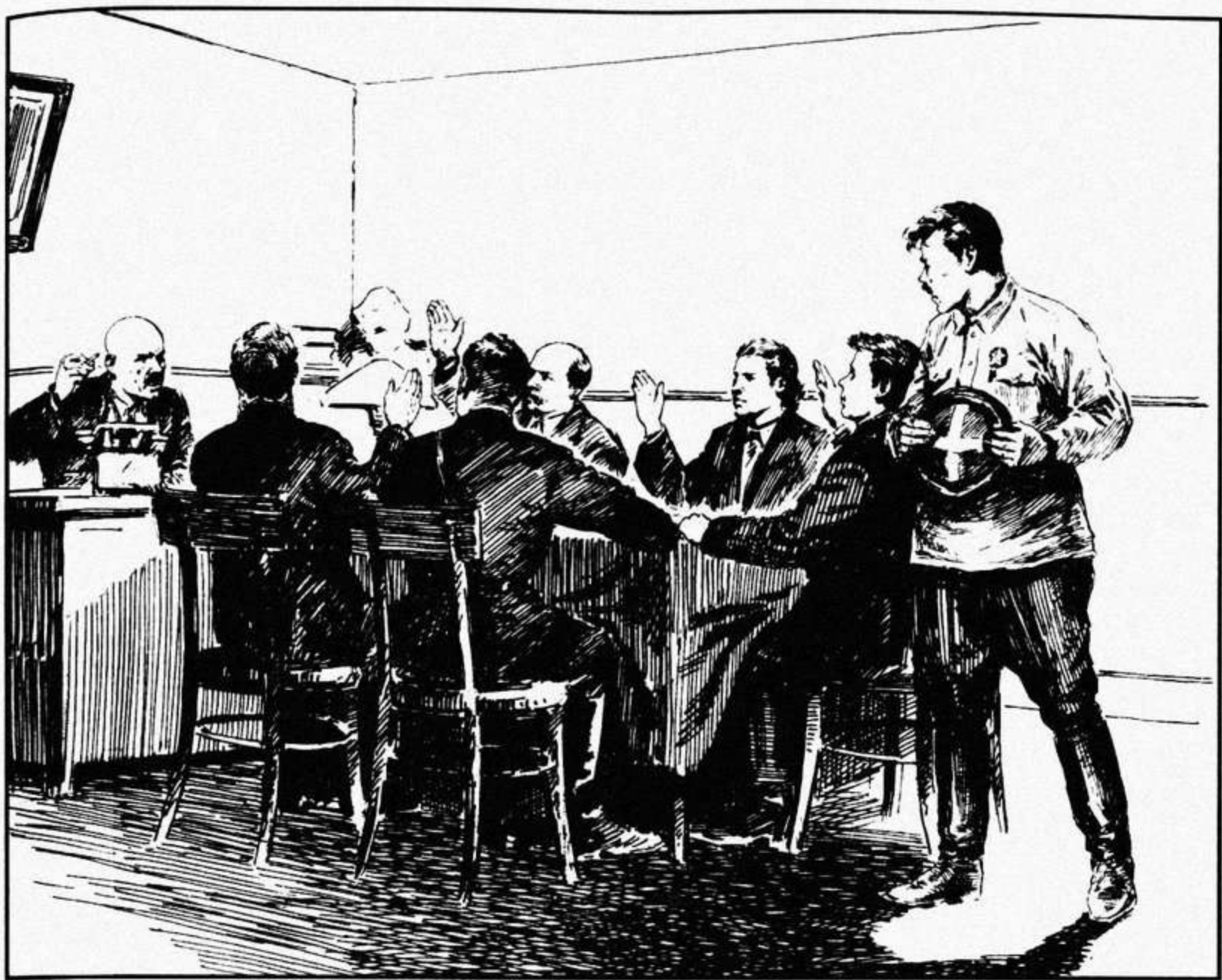
(五二) 拉古尔洛夫说：「这些错误都是我干的，我承认，可是我绝对不是故意危害党！我为什么打班尼克，因为他说党的坏话，要把麦种拿去喂猪……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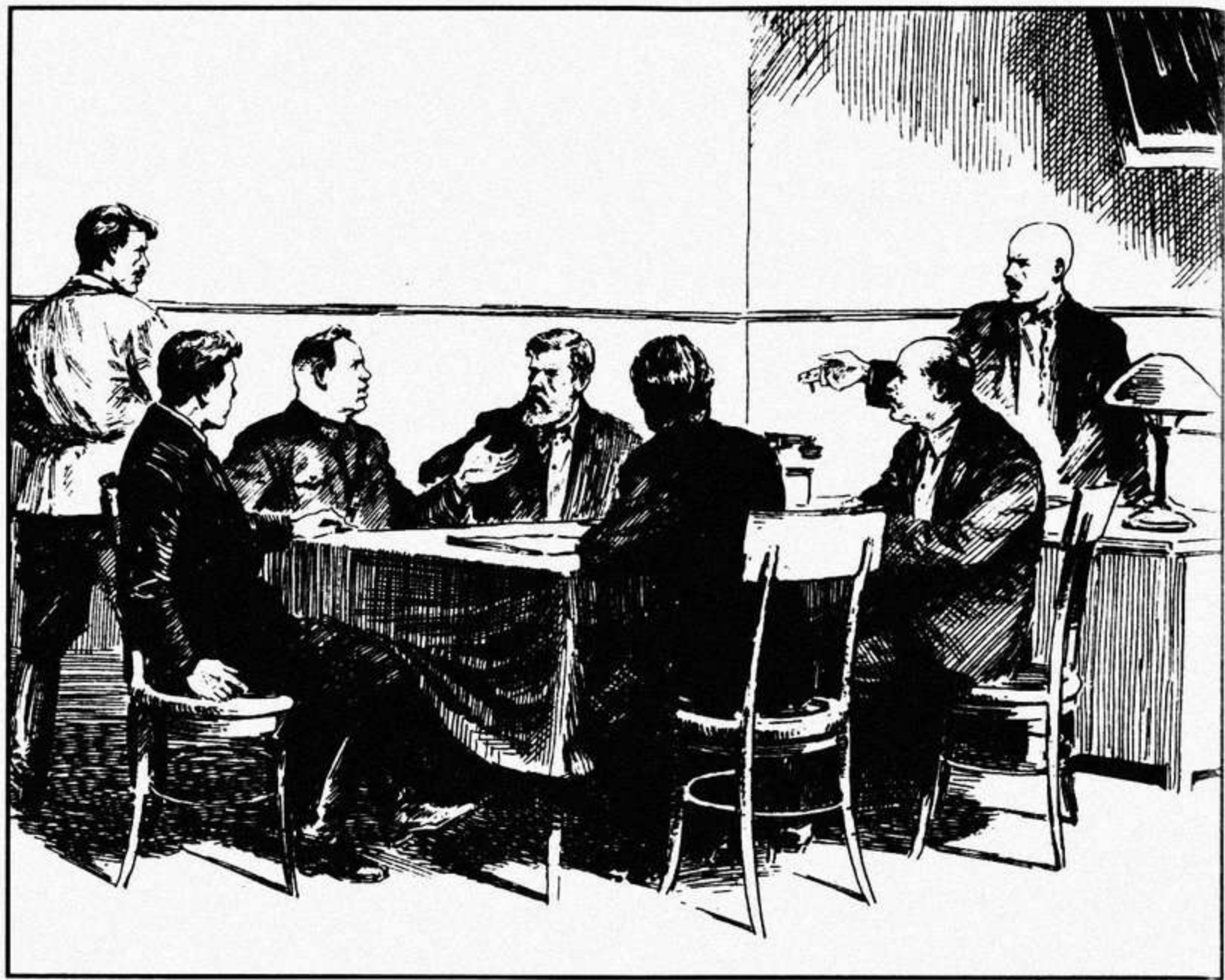
(五二) 接着，就谈到过去的事：「集中猪羊鸡鸭也是得到区委会同意的……」区委书记深怕他把自己的毛病捅出来，就打断他：「废话少说，你自己一身毛病，还想诬赖别人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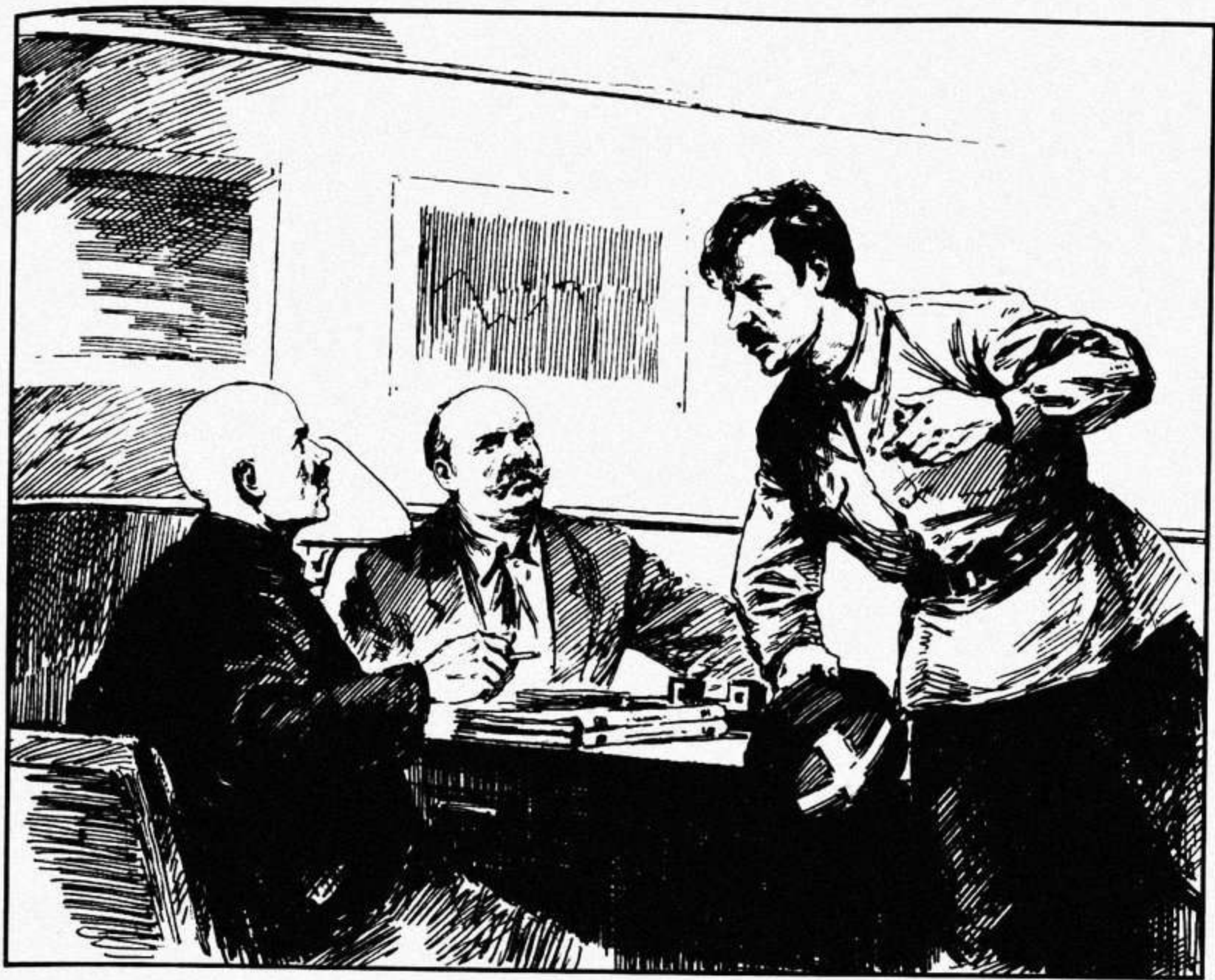
(五三) 区委书记一口咬定拉古尔洛夫的错误性质严重，要求表决。结果，有四票赞成，只有巴拉宾反对，算是大多数通过了，开除拉古尔洛夫的党籍。



(五四) 巴拉宾对此坚决不同意。他说：「这样随便开除一个老党员，是官僚主义。」区委书记又向他发起脾气来：「不要再说了，我是书记，再说请你出去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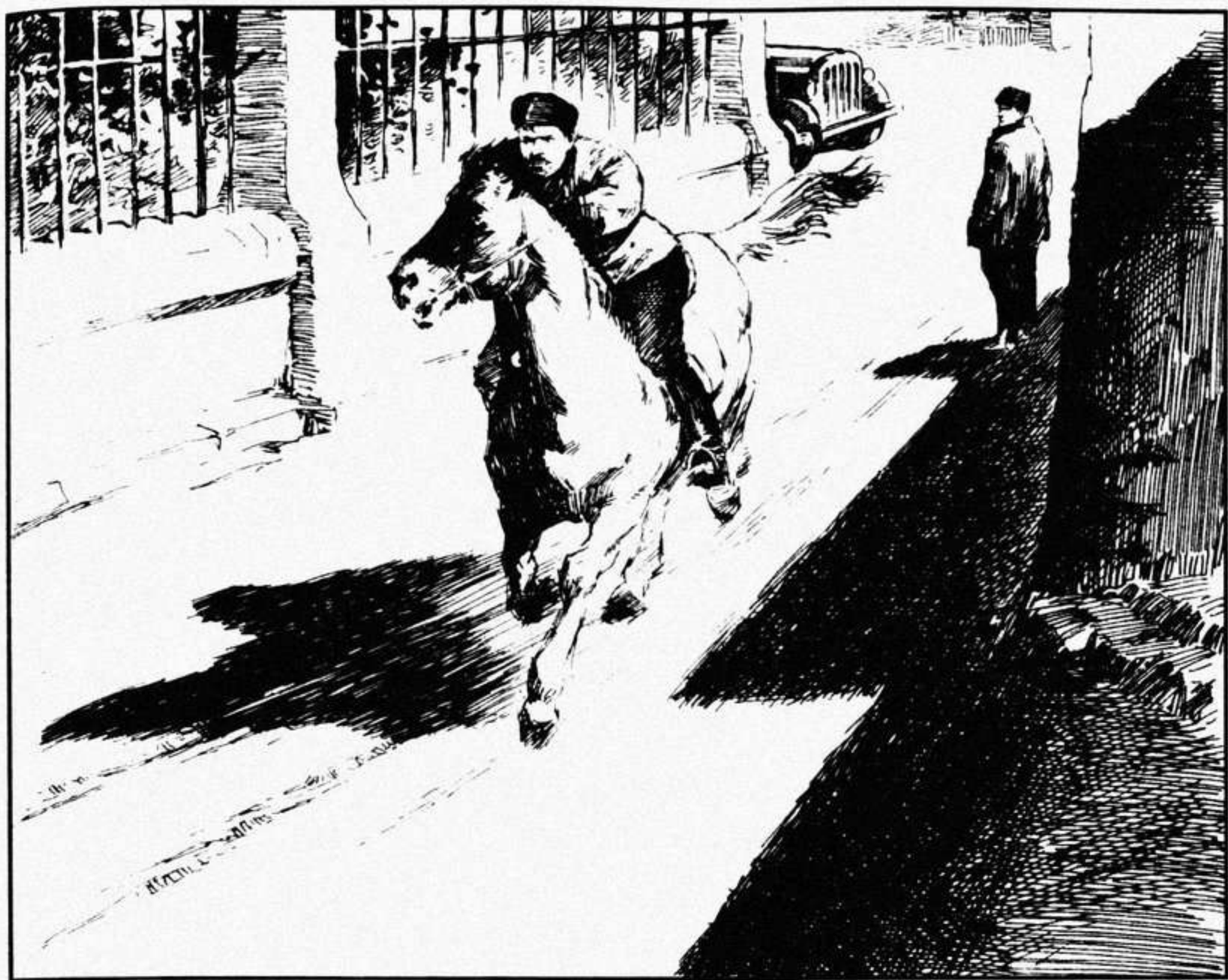
(五五) 区委书记要拉古尔洛夫交出党证。拉古尔洛夫大声吼道：「不，党还需要我！我不服从你……我能找到说理的地方……」



(五六) 拉古尔洛夫说完转身就走，头在门上碰了一下，也不觉得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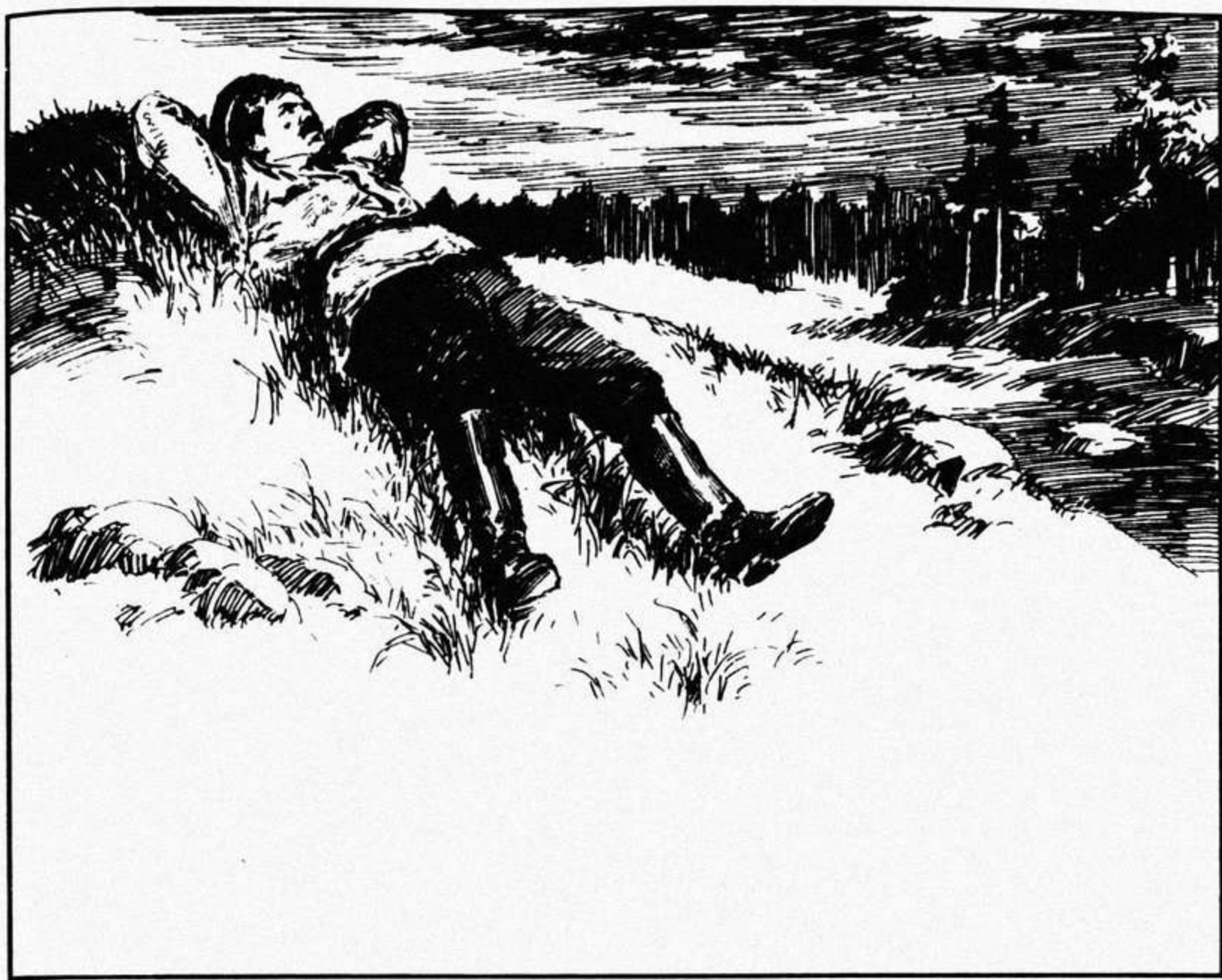
(五七) 他好不容易上了马，气得咬紧牙关，使出浑身力气，抖开疆绳飞驰而去。



(五八) 一口气跑了五十里路，到了一个名叫「死坟」的地方，才跳下马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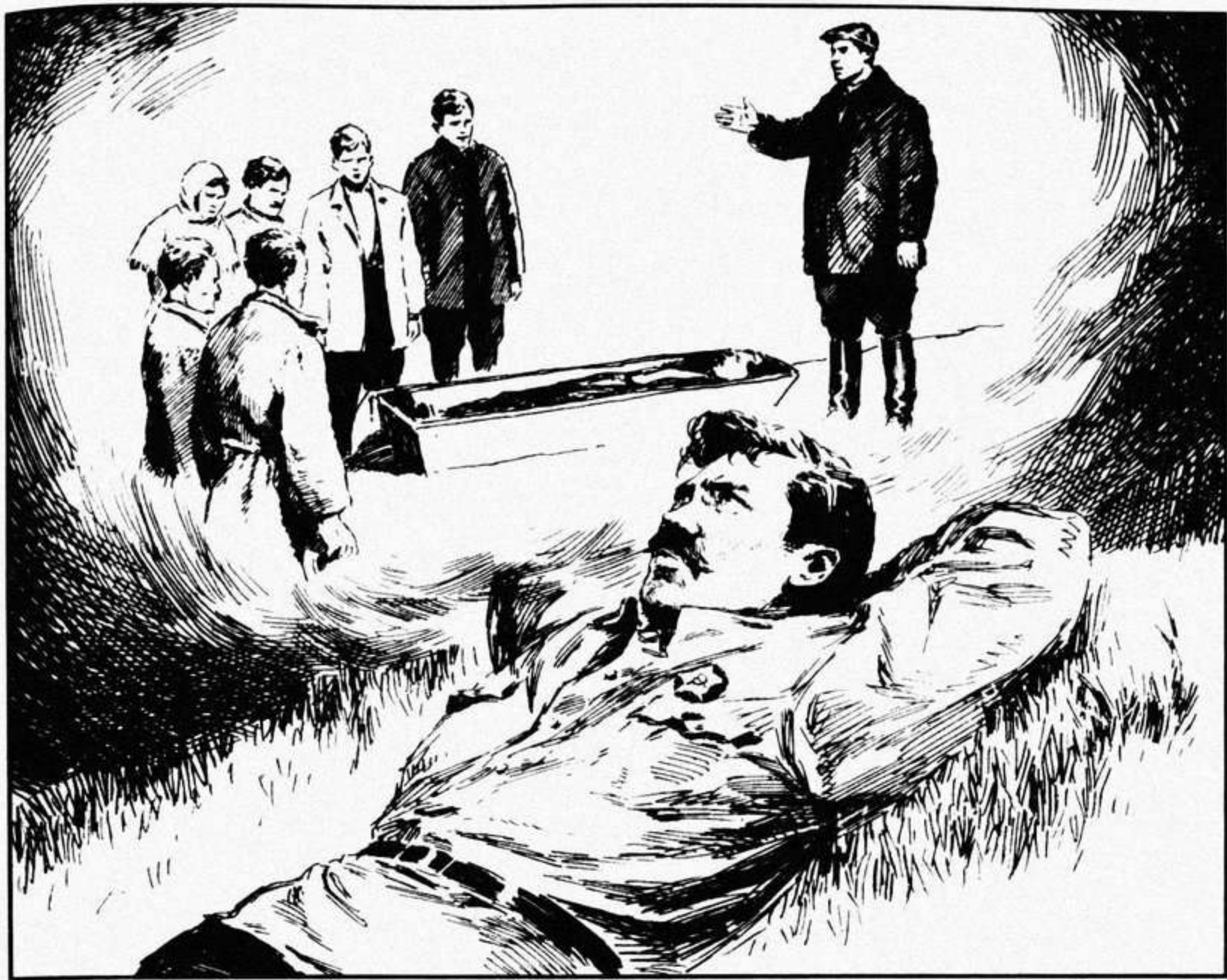
(五九) 坟堆像座小山似的，从地上到坟顶，都只长些瘦骨头似的黄草。拉古尔洛夫往后一仰，便倒在乱草上。



（六〇）他凝神想着：回家和达维多夫、安德烈告别，然后用手枪结束了自己。世上还有什么可牵挂的，我一个人死了，对事业也没有什么损失，人还多得很……



(六一) 下葬时候，达维多夫在坟前讲话，一定会说：『拉古尔洛夫虽然被开除了，自杀也不对，可是他总是一个好党员，我们一定继续努力，完成我们的事业。』



(六二) 正想得神，他似乎看见班尼克，站在人丛中摸着胡子，得意地说：「他们中间又倒了一个，谢天谢地！」拉古尔洛夫忽地一惊，好像是给什么刺了一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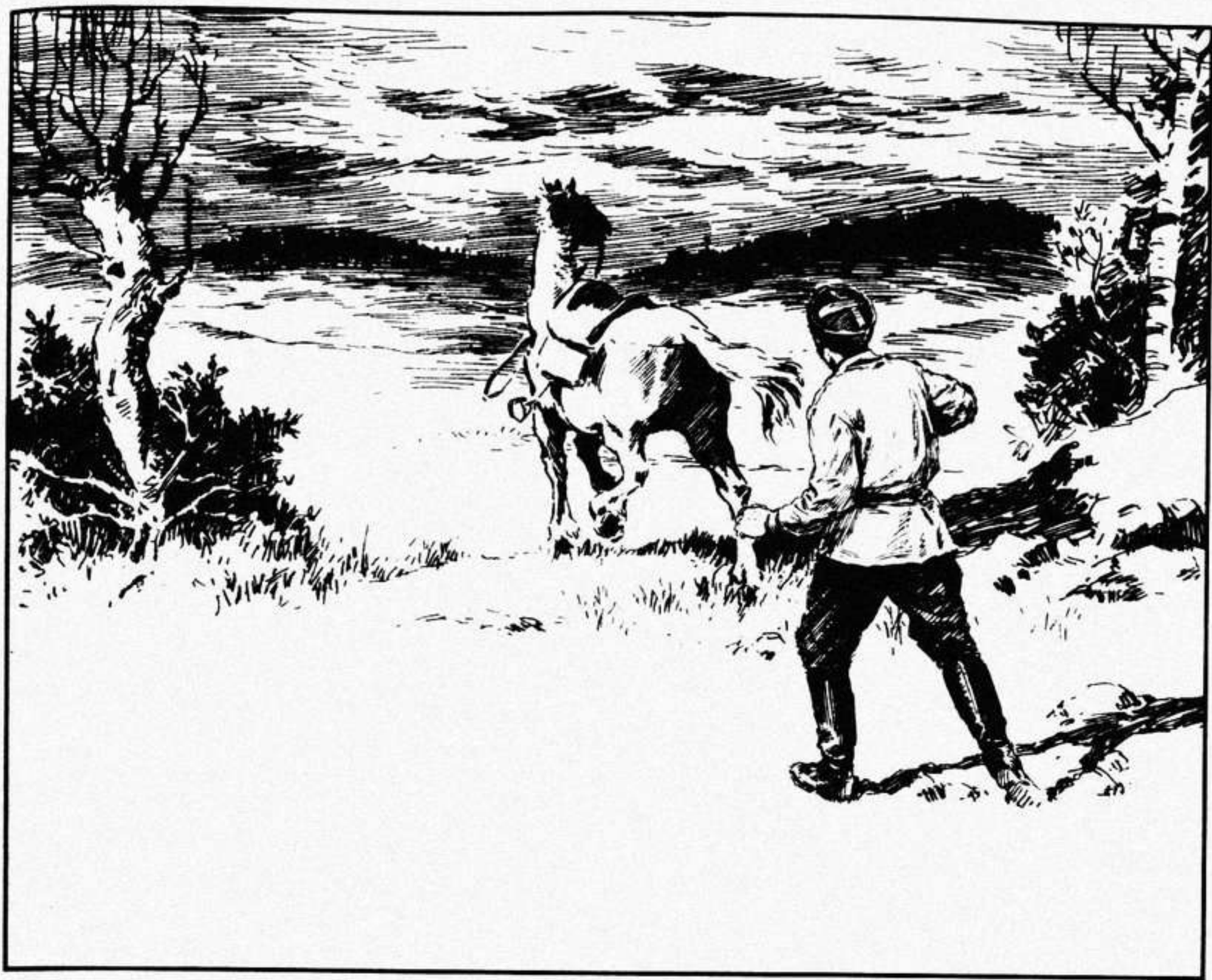
(六三) 他一跃而起，大声叫着：「……我不会去死，我得先把你们这些混蛋收拾干净！区委会不是最后决定，等播种完了，我就到地委、省委去。即使做了非党干部，我也不会倒下的。」



(六四) 拉古尔洛夫这样想着，就觉得精神恢复了一半，急急地去找马。马见他奔过来，边跳边踢，不让他靠近。



(六五) 马扬起鬃毛，就向庄子方向跑去。拉古尔洛夫在后紧紧追去。



(六六) 等走近村子，只见田里好多庄员在开会，看样子很是热闹，拉古尔洛夫也凑了上去。



(六七) 原来他们在达维多夫的倡议下，要给农庄起个名字，提了许多，都不大满意。拉古尔洛夫虽然情绪不好，还是挤进人群要求发言。



(六八) 拉古尔洛夫觉得：今天大伙能团结在一起愉快地劳动，这都是因为党给我们指出了道路。他给集体农庄起了个很响亮的名字。



(六九) 拉古尔洛夫接着说：「对我的错误，我要在党面前负责。可现在不是谈我的事……」



(七〇) 最后，大家一致同意他的意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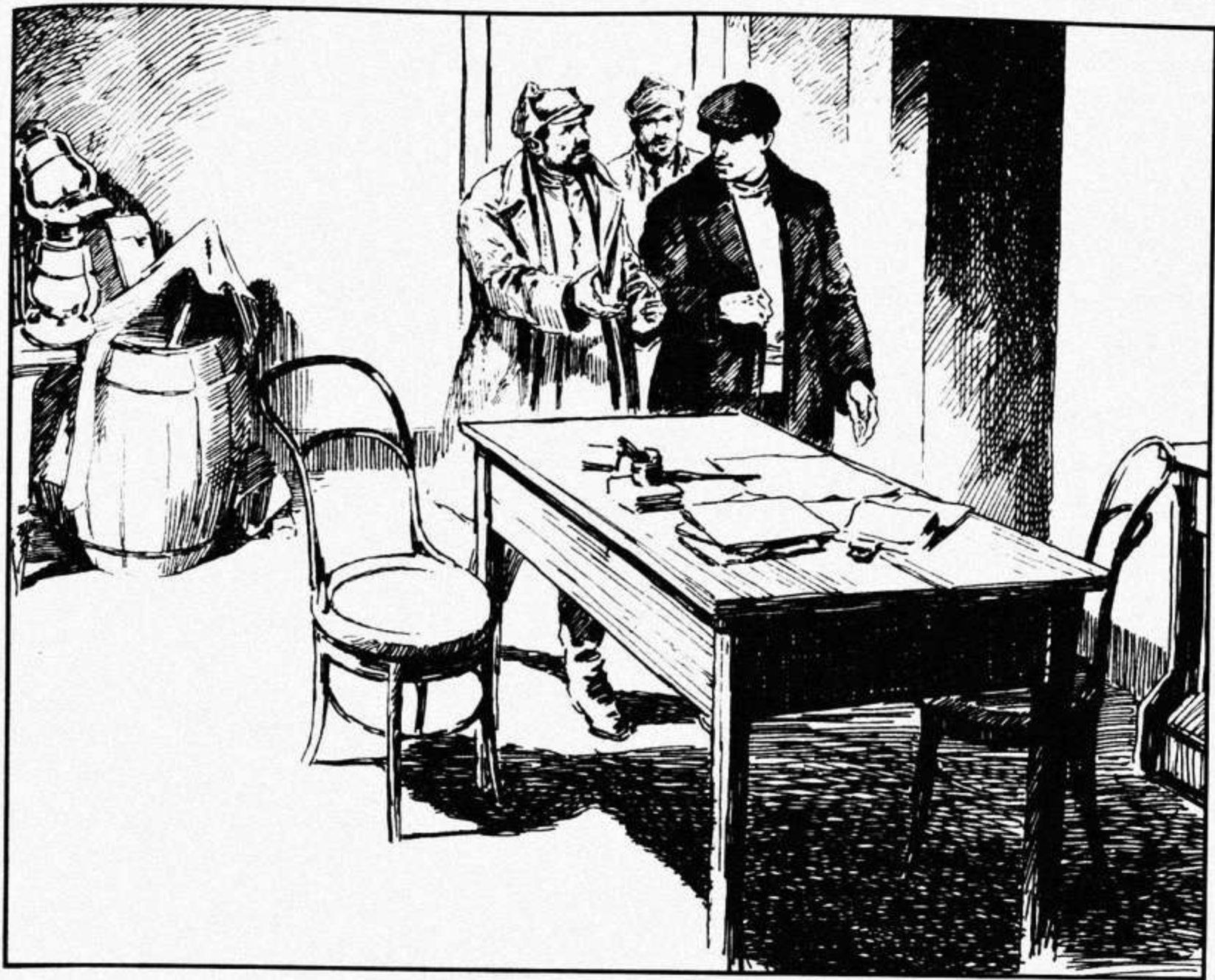
(七二) 这时，有好几十家退出的农户又来要求加入农庄。达维多夫笑着答应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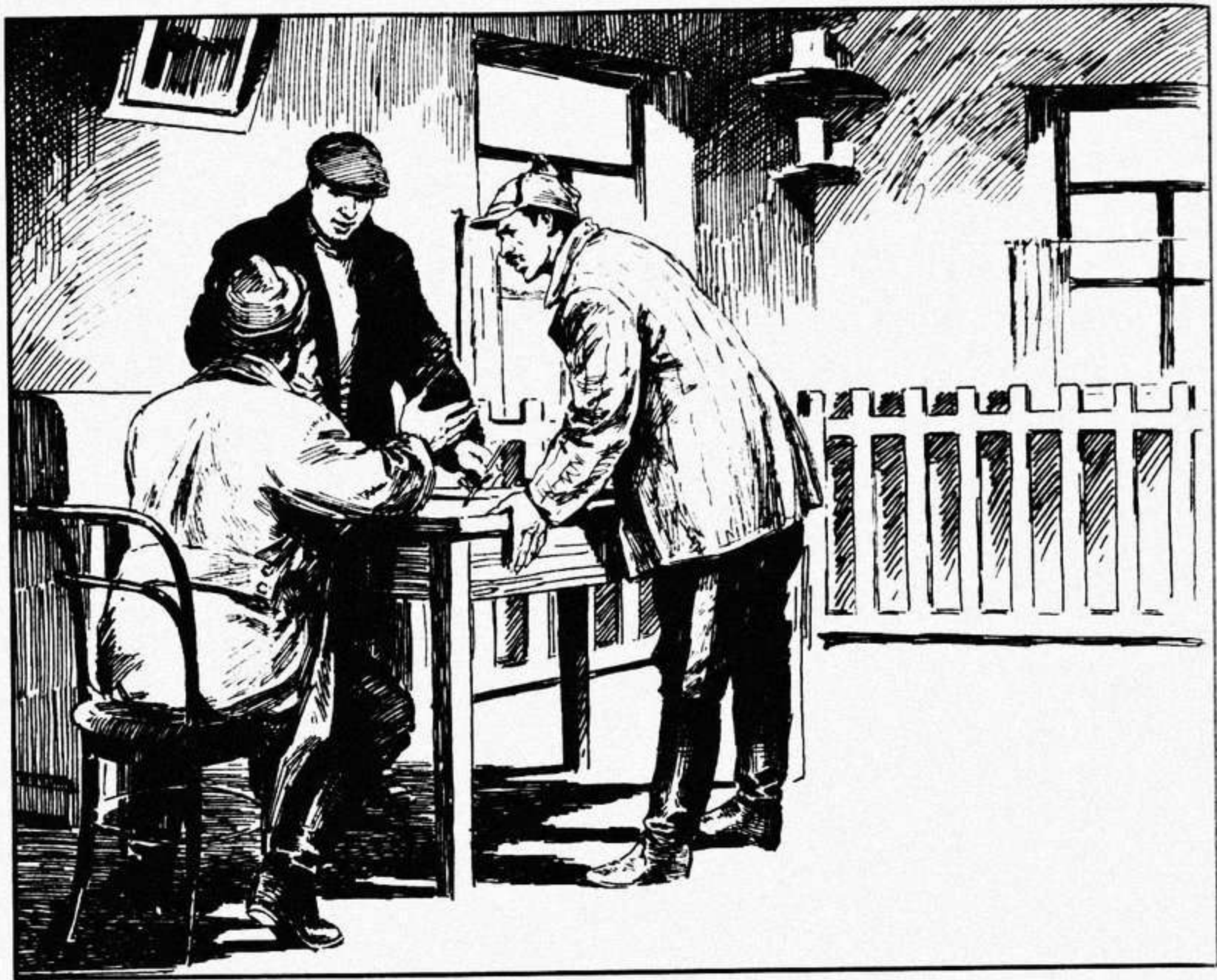
(七二) 这一天，在农庄办公室里，达维多夫和安德烈刚和两个妇女代表谈完办托儿所的事，突然罗比西金骑马跑进了院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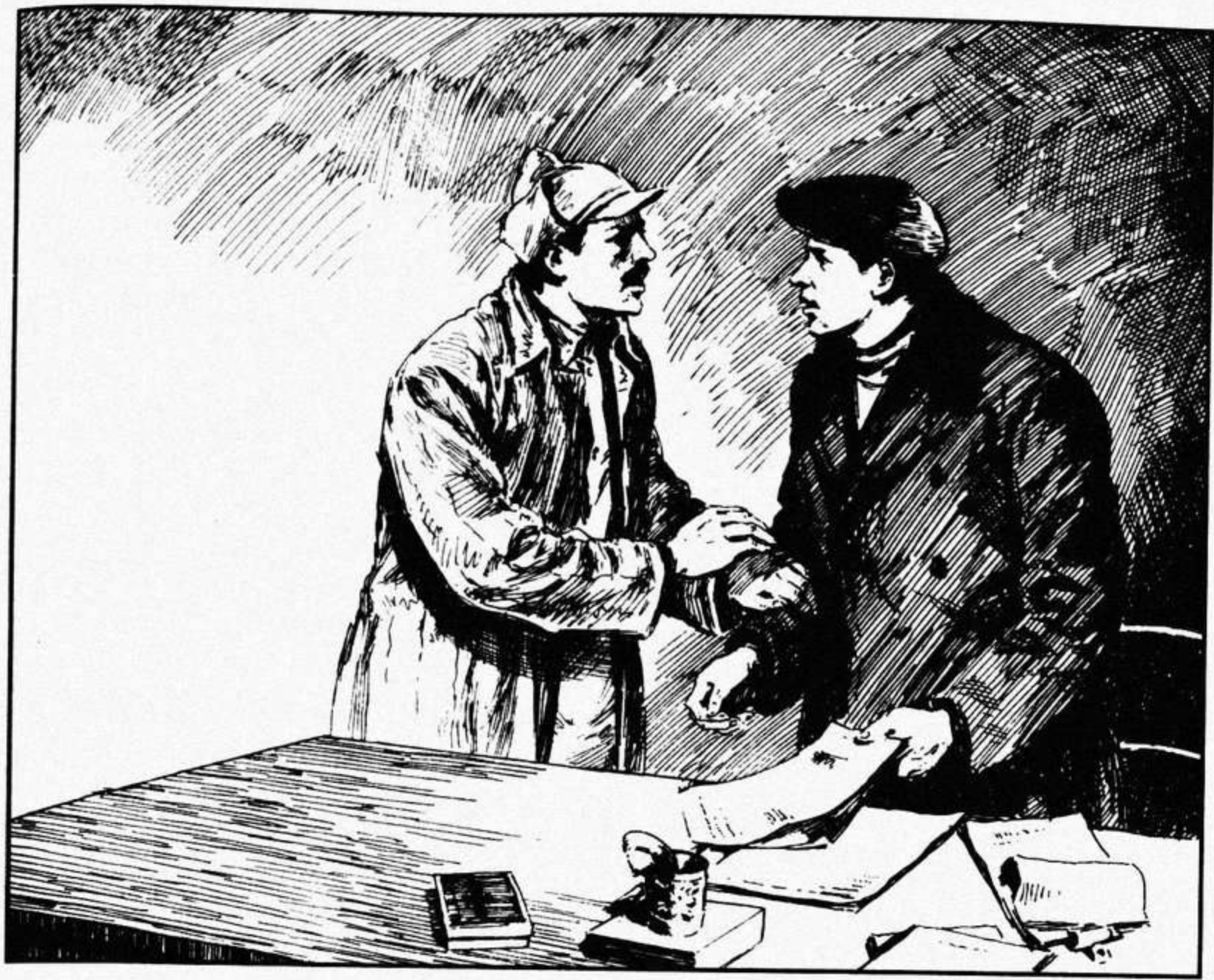
(七三) 罗比西金汇报说：他那一队工作情况不好，除了他和康德拉脱每天耕一公顷地，其余的人每天只耕半公顷，要是这样下去，任务一定完成不了，因此要求达维多夫多给他几个能干的人。



(七四) 达维多夫边听边在桌上敲着铅笔，皱眉答道：「不要这么泄气，先回地里去，再把人力组织一下，我来看看你们。」



(七五) 罗比西金一走，达维多夫就忙着收拾东西，把工作移交给安德烈，自己打算去帮着罗比西金那一队耕地。安德烈不同意，劝道：「你是农庄主席，好好指导工作就行了，谁让你去扶犁的？」



(七六) 达维多夫哪里听得进，他说：「第一，我是党员，第二，正因为我是农庄主席，田里干不好，我怎么能坐在家里？最好的指导，就是做出榜样来。」说着就上马走了。



(七七) 达维多夫刚到田里，就远远地看见两个人在打架，原来是康德拉脱和华西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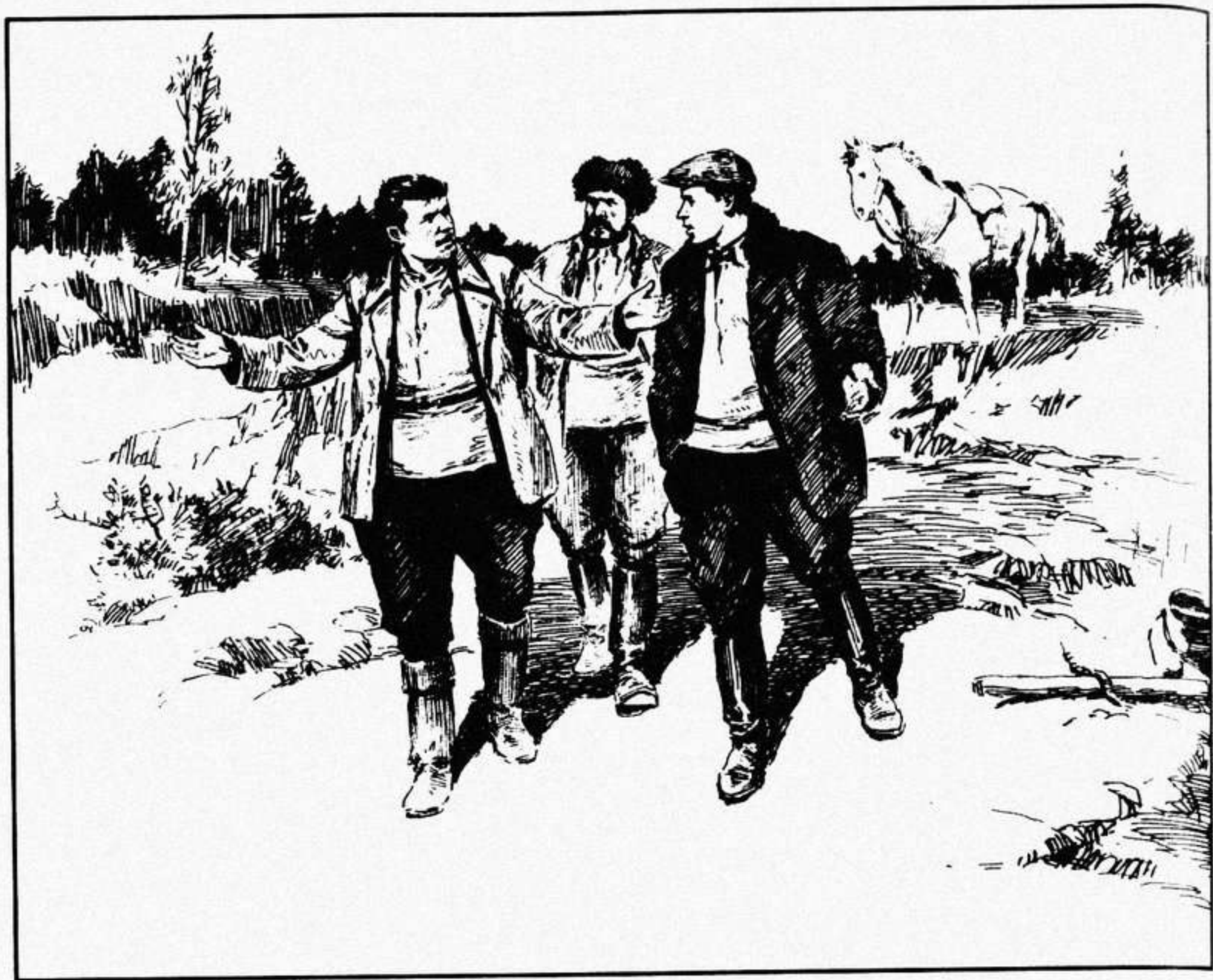
(七八) 走到跟前，两人才放手，康德拉脱向达维多夫告状：眼看就要下雨，而他却要翻地，那样做会擦破牛脖子的。华西里嘶叫着：「你不要命令我！我翻地，用不着你来阻止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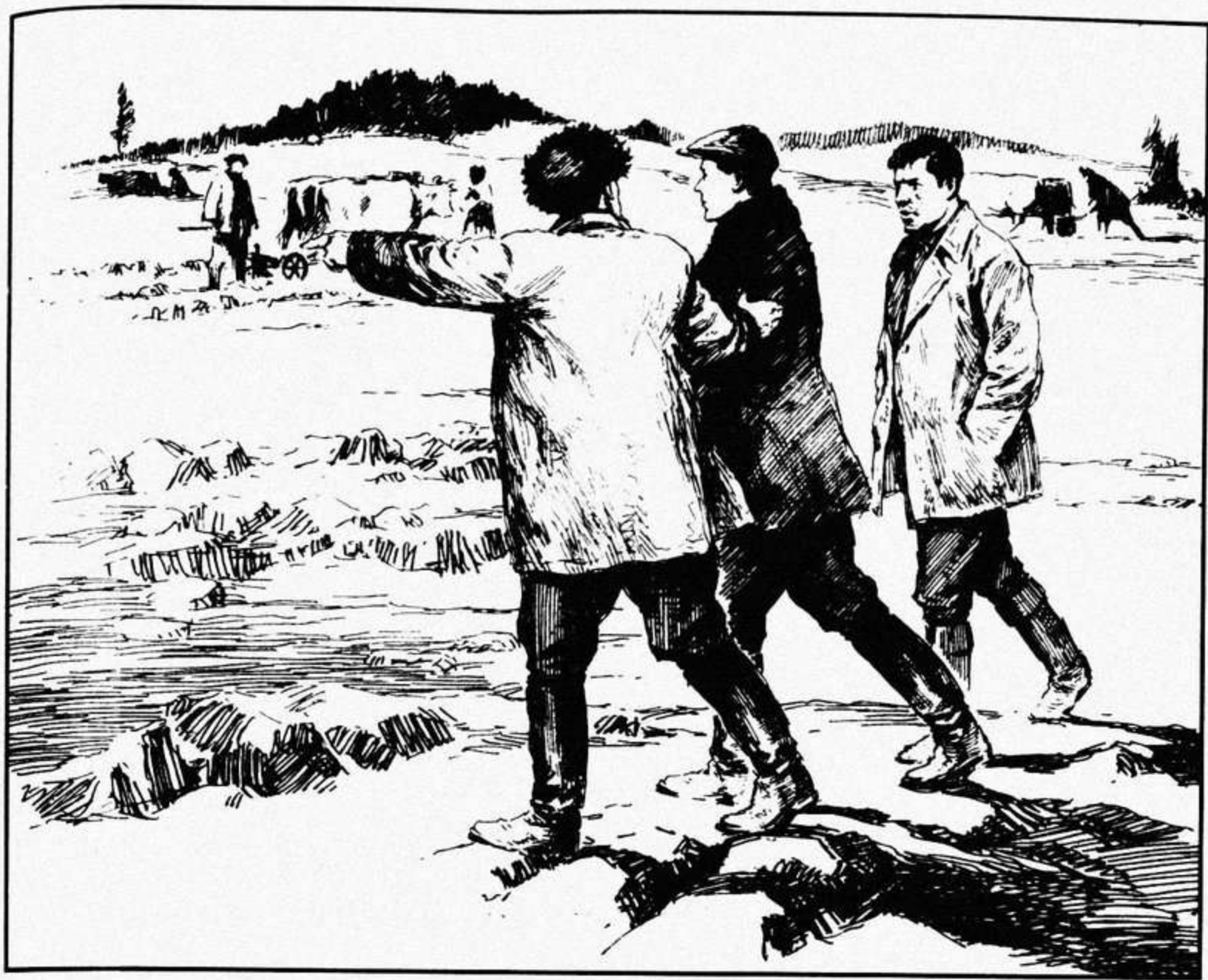
(七九) 这时，康德拉脱更壮起胆子，叫道：「我不能让你损害集体农庄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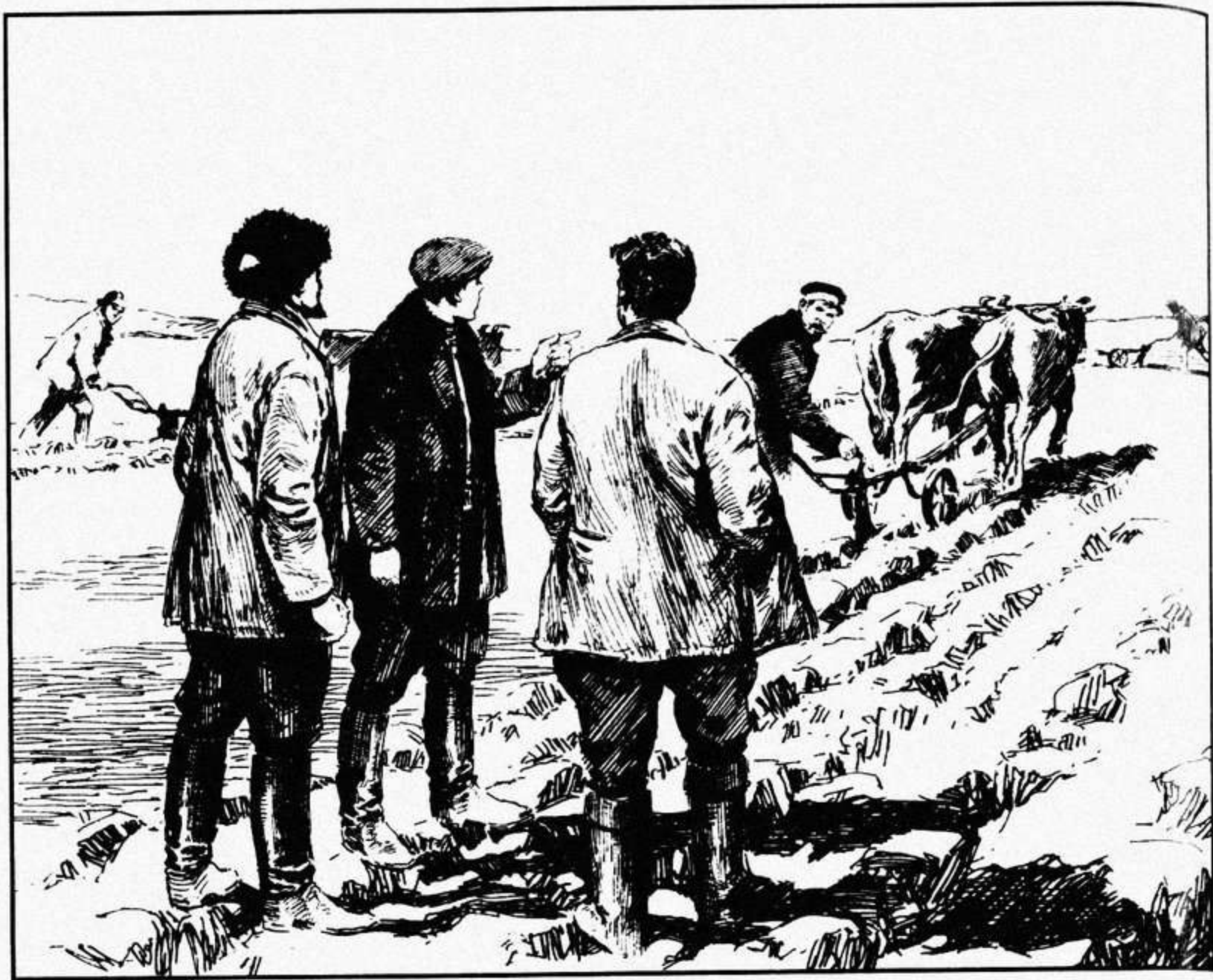
(八〇) 达维多夫问华西里道：「你觉得下雨的时候可以翻地吗？」华西里说：「如果为我自己，当然不能，但是为集体农庄，我一定要翻。为了实现计划。如果我不翻的话，罗比西金会盯住我不放。」



(八二) 康特拉脱又说，他晴天不肯多出力气，只翻了四分之一公顷，犁的地，只有三寸深。康特拉脱越说越激动，拉着达维多夫去看。



（八二）达维多夫一检查，发现华西里耕过的地都等于白费，便叫住他质问。哪知华西里态度倔强，丝毫不买账。



(八三) 达维多夫大怒：「你这无赖，我们要把你赶出集体农庄！」华西里轻松地说：「谢天谢地，我并没有要在这里一直做下去！」说着，吹着口哨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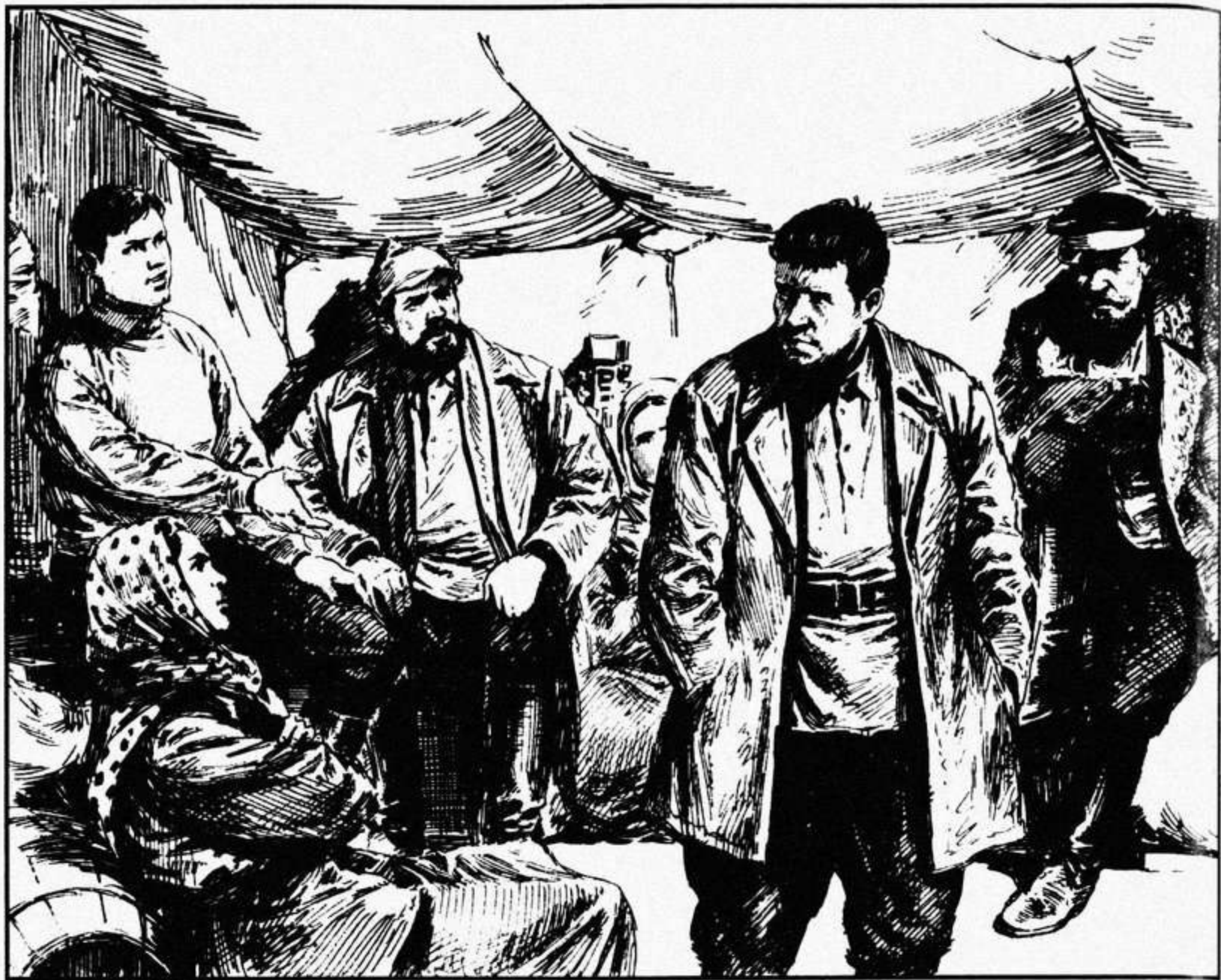
（八四）晚上，达维多夫召集第二生产队开了会。他说了华西里的工作态度，接着问大家：「对于一个欺骗集体农庄、破坏劳动纪律的庄员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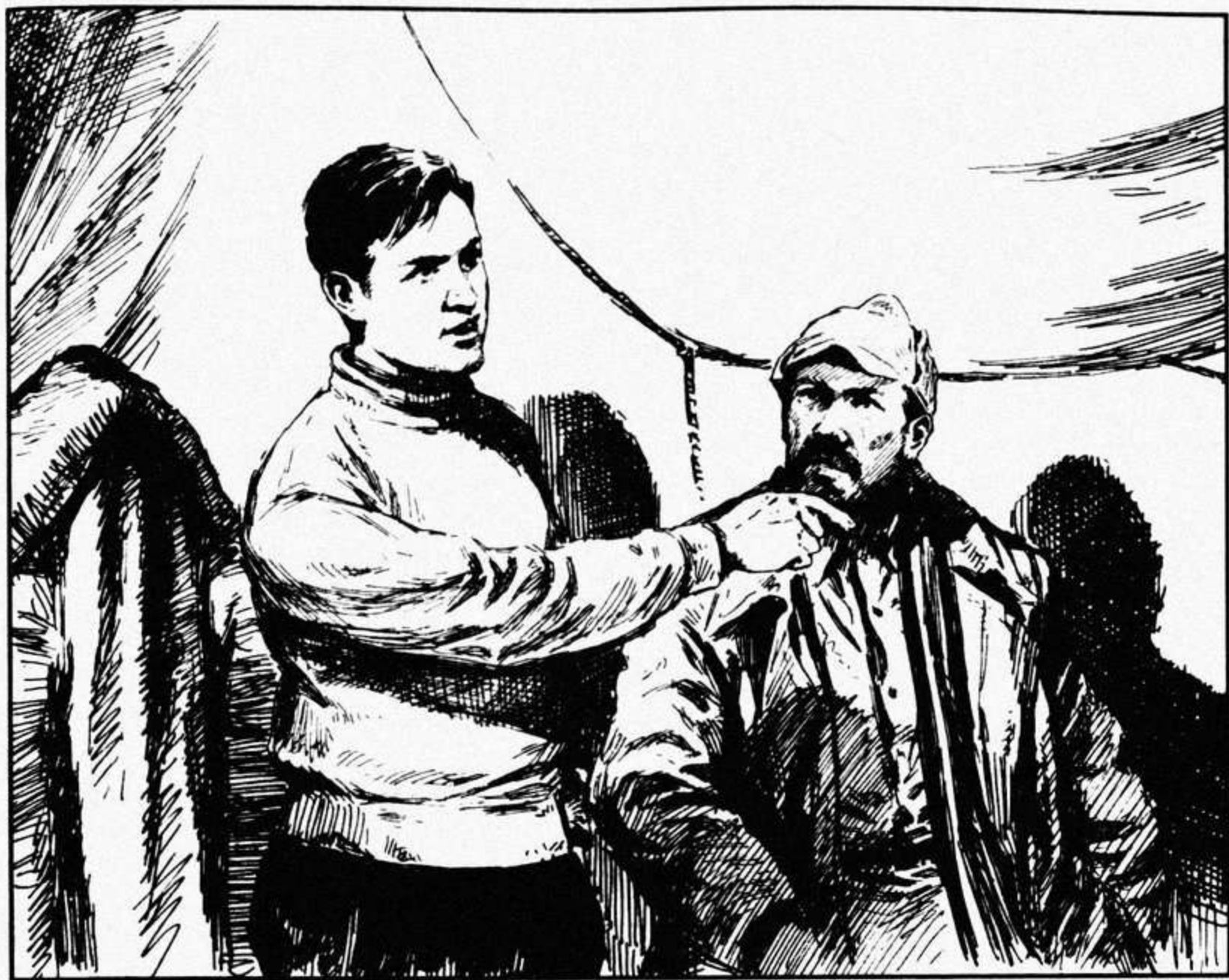
(八五) 罗比西金说：「把他赶出去！」这个提议，不少人，特别是妇女们，都表示支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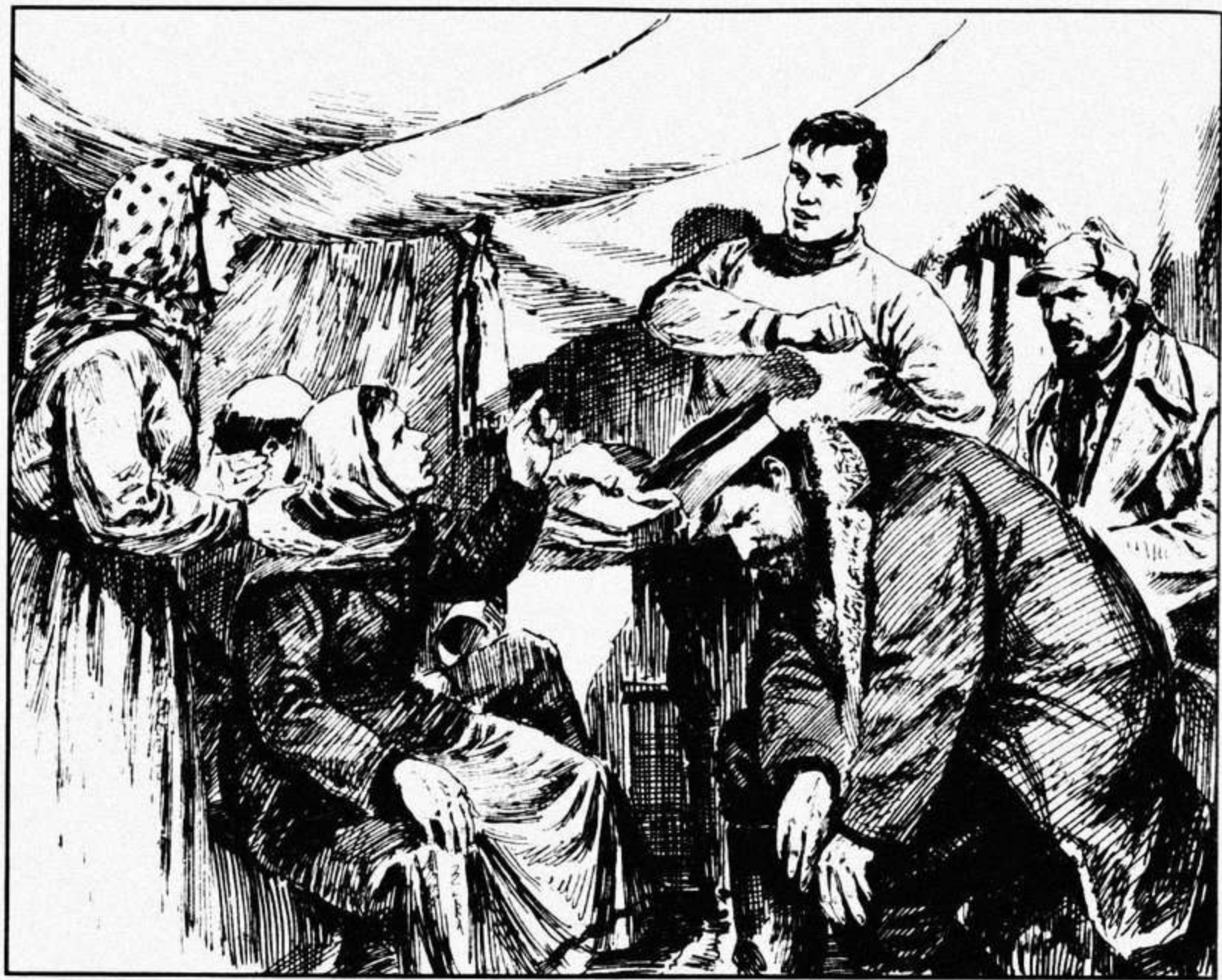
(八六) 表决的结果，二十七个参加会的有二十三人同意将华西里逐出。达维多夫对华西里说：「你已经不是集体农庄的一员了。一年以后，我们再看。要是你改正了错误的话，我们会再准你加入。」



(八七) 华西里被赶走了。达维多夫又责备大家，除了康特拉脱以外，都没有做完分配的工作。他说：「这样，将玷污我们农庄的名字。我们一定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！」



（八八）队员们嚷道：「工作太重，我们吃不消，牛也受不了。」达维多夫说：「不对！为什么康特拉脱吃得消！我要留在这里，让你们相信，每天可以翻一公顷，甚至还要多一点。」



(八九) 散会以后，达维多夫一夜没有睡好。他想：「我就是累死在地里，也要做出榜样给他们看看。明天将是一场恶战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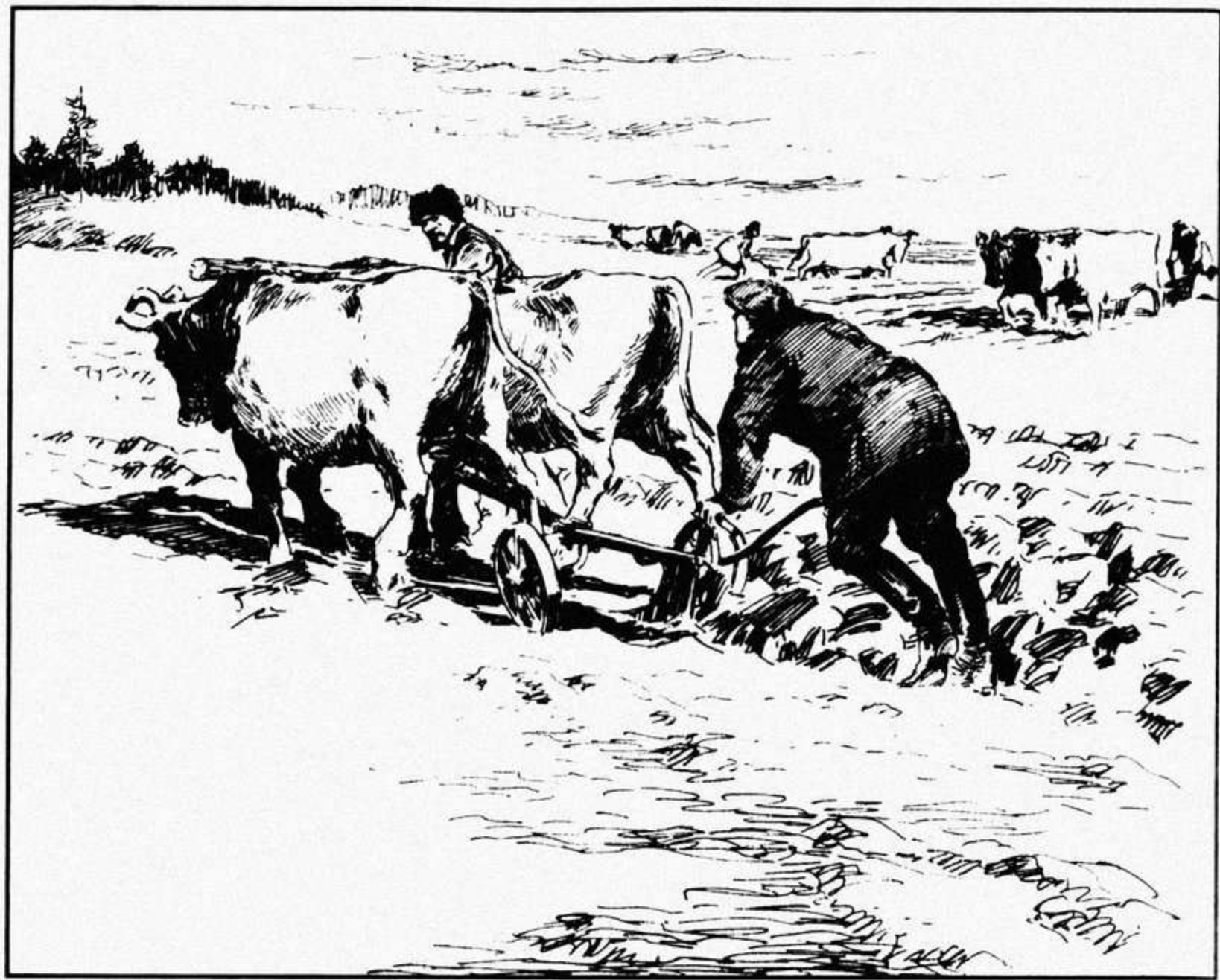
(九〇) 天刚亮时，康特拉脱叫醒他说：「一天要超过一公顷，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，你昨天说得过火了一点。」达维多夫鼓励着道：「放心吧！我会实现说过的话的。你怕什么？」



(九二) 到了地里，康德拉脱把自己的经验，详细告诉他，还替他扶正了犁，把犁嘴固定在七寸深的犁沟深处。



(九二) 替达维多夫赶牛的，是个年轻小伙子。达维多夫两只手扶住犁把，一脚低一脚高跟着走，拿出浑身力气来。那好几世纪没有被触过的土地，被犁刀和犁嘴切割着，被翻转开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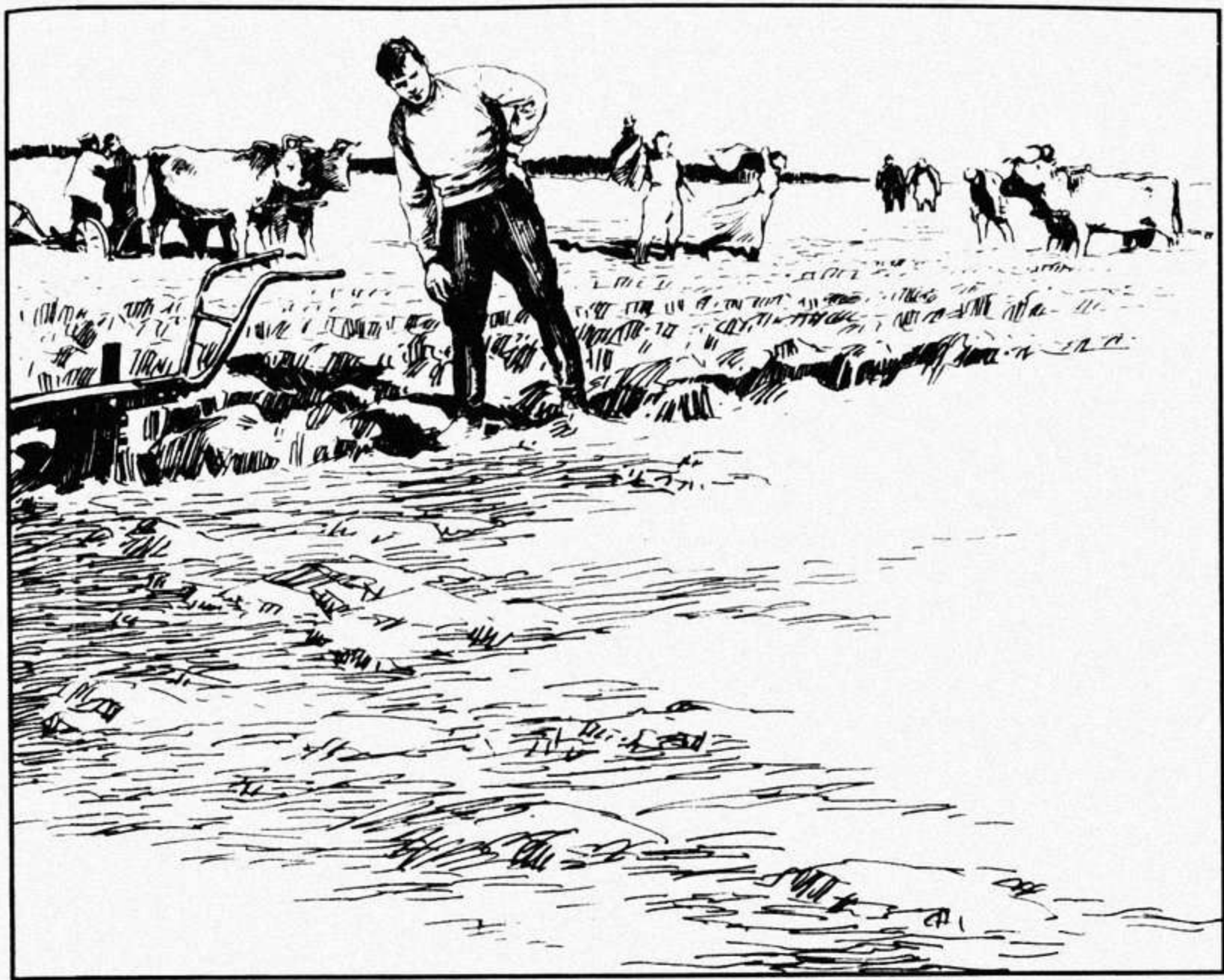
(九三) 在犁沟的尽头，康特拉脱和达维多夫碰头了，对他说：“把犁偏到左边，让它这样滑过去。这样，你就用不着停下来清除犁板了。”还亲手做给他看。



(九四) 庄员们看见达维多亲自耕地，都惊讶地瞧着，纷纷议论起来：「你看他使多大的劲。」「咱们往深点耕吧，要不人家会说咱们不行啦！」



(九五) 到傍晚，达维多夫脚被长靴擦伤了，腰背部也很酸痛。他量了一下，不觉浮起微笑。这一天，他翻了一公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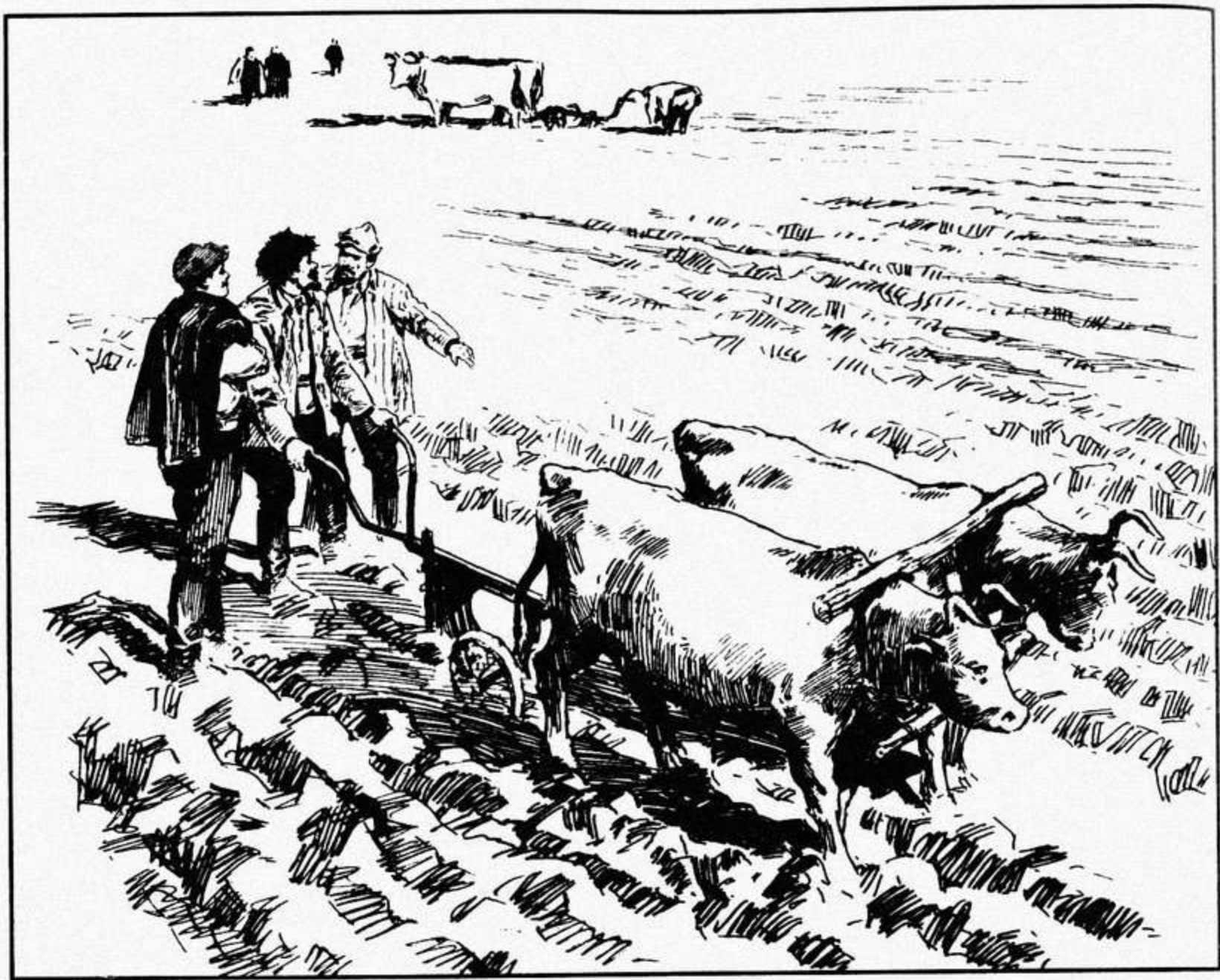
（九六） 回去的路上，有些佻皮的农民围着他问道：
「你翻了多少？」「弄完了半公顷没有？」达维多夫笑着道：「不，我翻了一公顷还多一条犁沟哩！」





(九七) 晚上，达维多夫浑身发烧，嘴发苦，问康特拉脱道：「我的头有点晕眩，怎么老是看见犁下的土地？」康特拉脱笑道：「常常是这样的！你整天看着地下，怎么不晕？明天不要老看着你的脚下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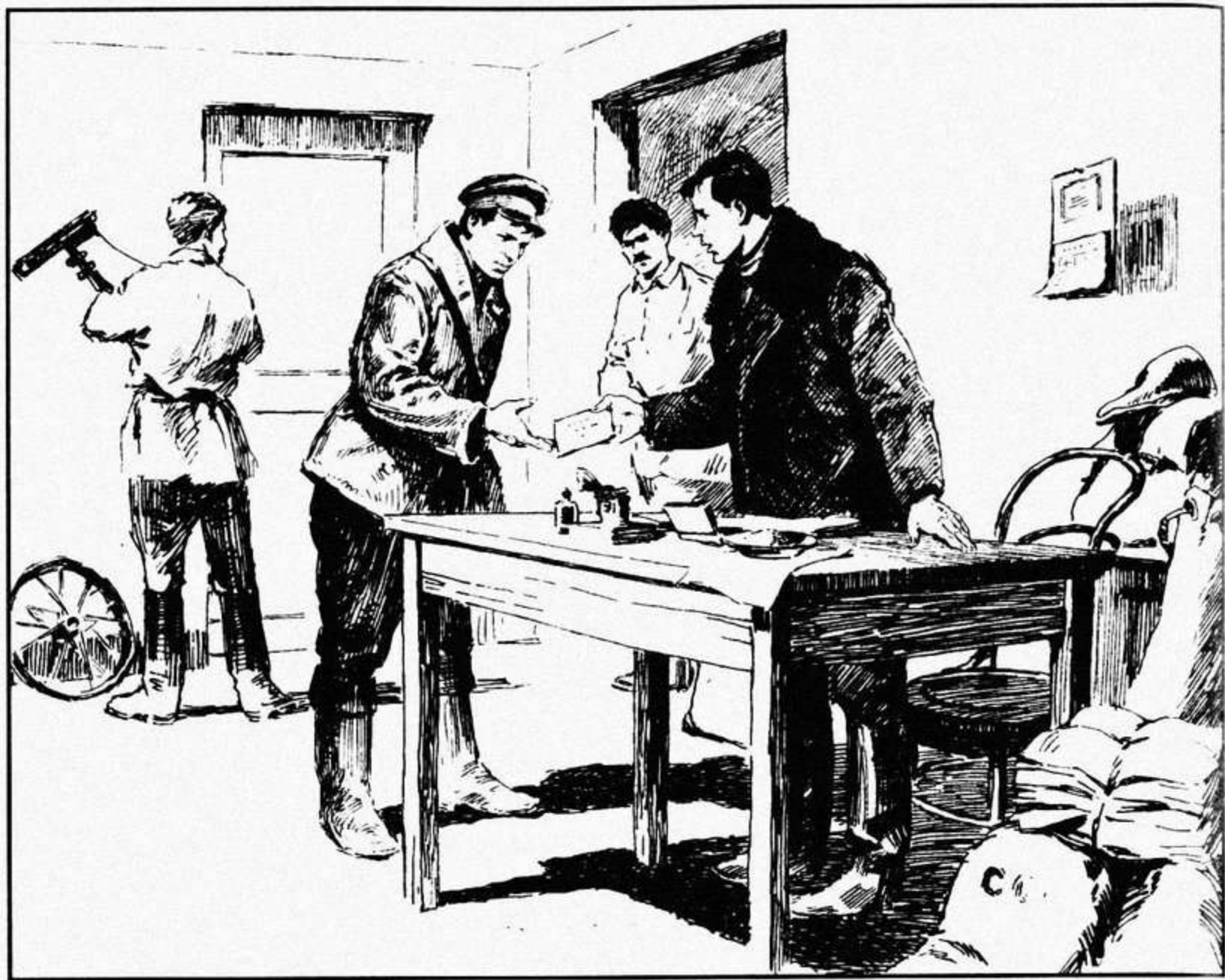
(九八) 到第二天，情况完全不同了。达维多夫耕了一公顷带二条犁沟，平常最落后的人也耕了一公顷，康特拉脱耕得最多——一公顷半，只缺一条犁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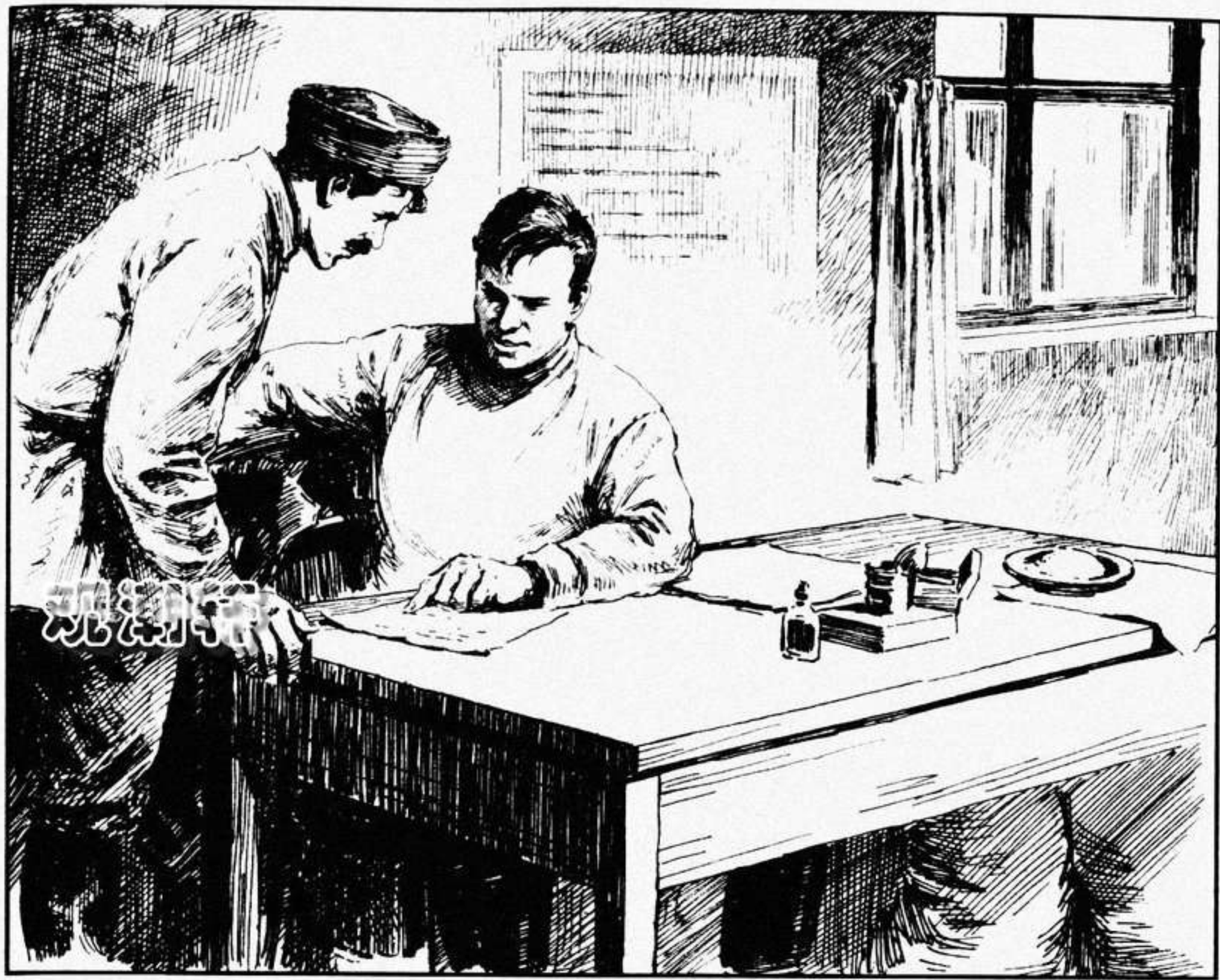


(九九) 晚饭后，开了个会议。达维多夫对这两天的工作，非常满意。他代表管理委员会向第二生产队致谢，并要求继续努力。会上还特别表扬了康德拉脱。



(二〇〇) 一个多月过去了，农庄完全实现了播种计划。达维多夫回到办公室，立即派人送信给区委会，报告情况。





(二〇二) 过了两天，区里来了个通知，说是区委会已经改组，区委书记撤了职。地委会接到拉古尔洛夫的上诉，经过调查，取消了原先开除党籍的决定，改为批评教育，仍让他担任支部书记。

(二〇二) 达维多夫把通知给拉古尔洛夫看了，并把工作移交给他：「受到教训没有？」拉古尔洛夫说：「当然！不过，谁应当受教训，我呢，还是区委会？」达维多夫笑道：「都一样，你们都错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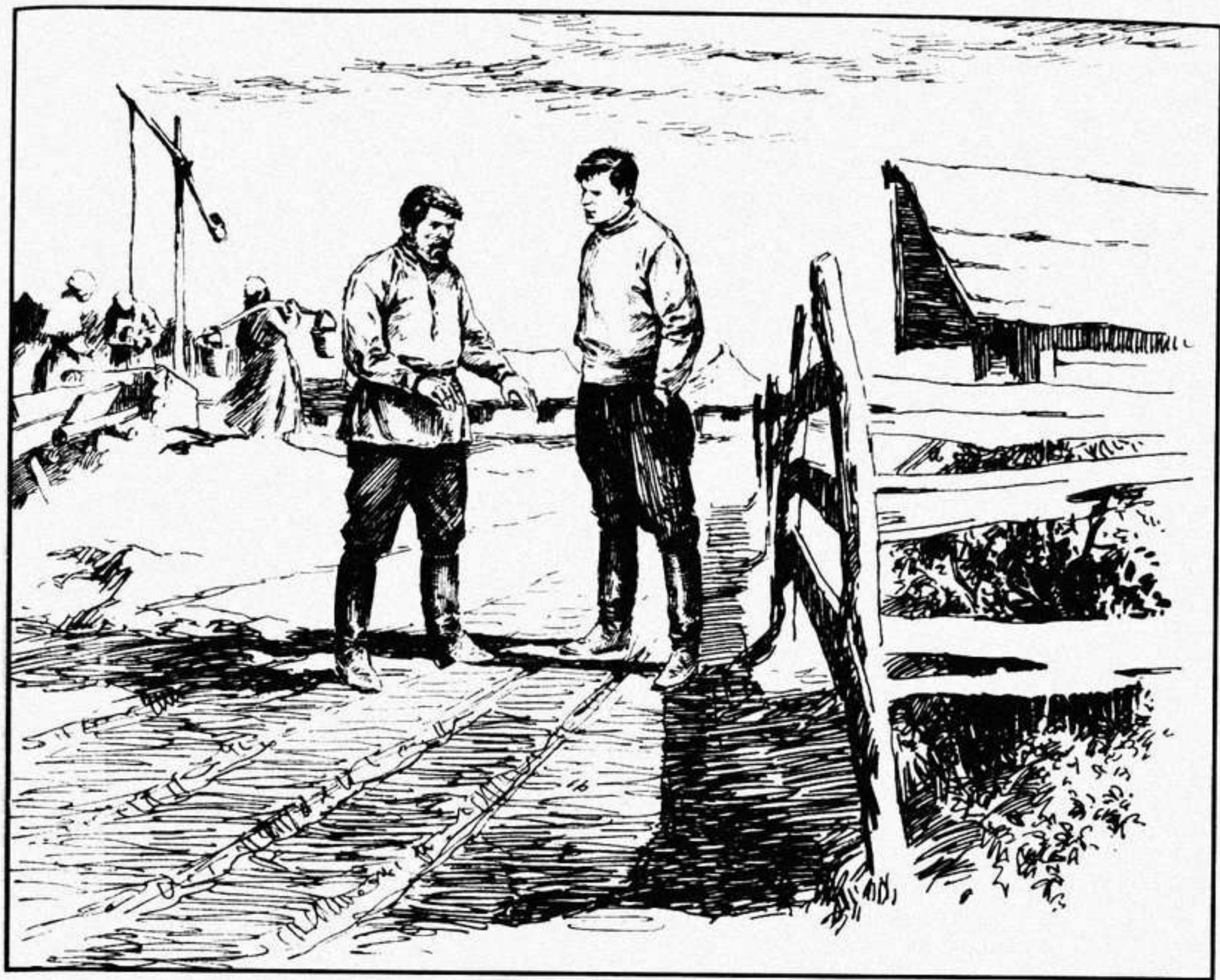
(一〇三) 拉古尔洛夫不服气：「你为什么不把家畜发还给退出集体农庄的农民？这不是强制的集体化吗？他们没有家畜和农具，只好再回来。你不发还是左倾，让他们再进来是右倾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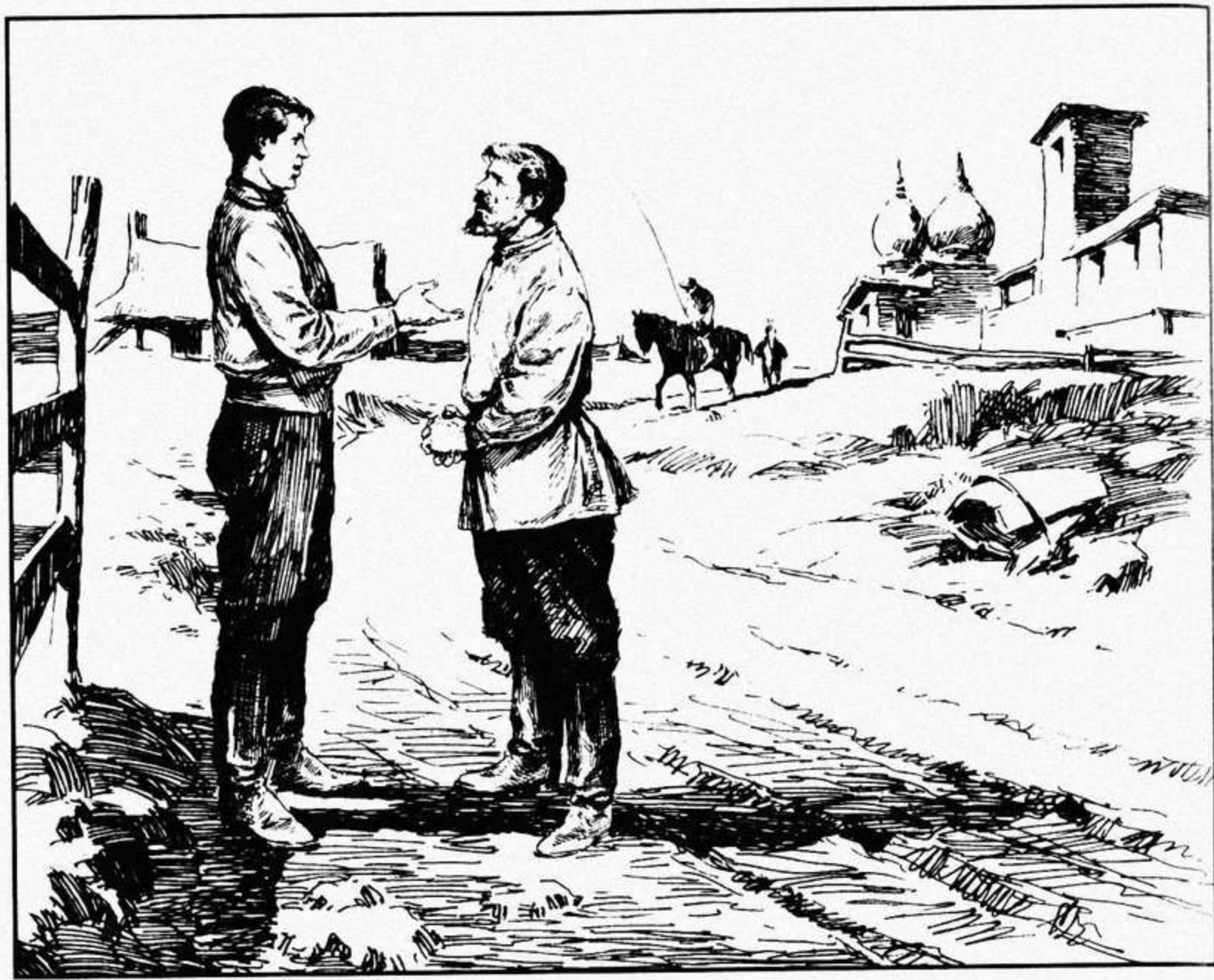
(二〇四) 达维多夫解释道：「相信那些人会认识到集体农庄的优越性，到了年末情况会清楚的。」两个人争论了好久，也没有个结果，达维多夫只好走开了。



(二〇五) 刚出去不久，碰到了雅可夫。雅可夫谈起准备锄草的事情，又建议在各生产队挖几个新水池，可以保证牲畜饮水时少走些路。



(二〇六) 达维多夫算了一下，在春天，赶着牲畜去饮水，一次要花费两个钟头，的确浪费时间。于是同意了新水池的建议，并叫雅可夫去采伐建造水闸的木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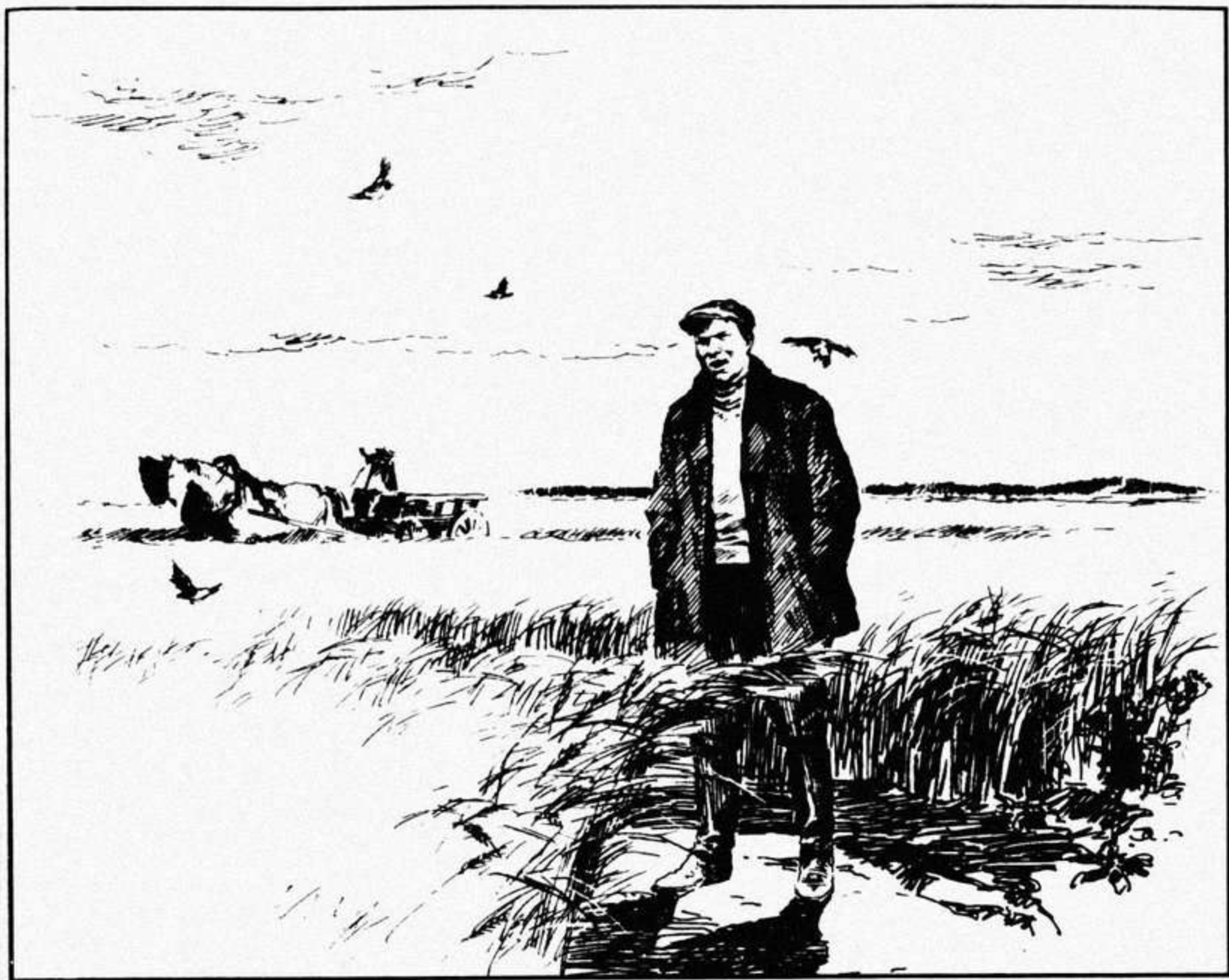
(一〇七) 由于雅可夫的热心，他的经理位置又稳固了。在一次支部会议上，达维多夫说：「我们党就是会用各种各样的人，那些技师，也许落后得很，但是你可以改造他，要他工作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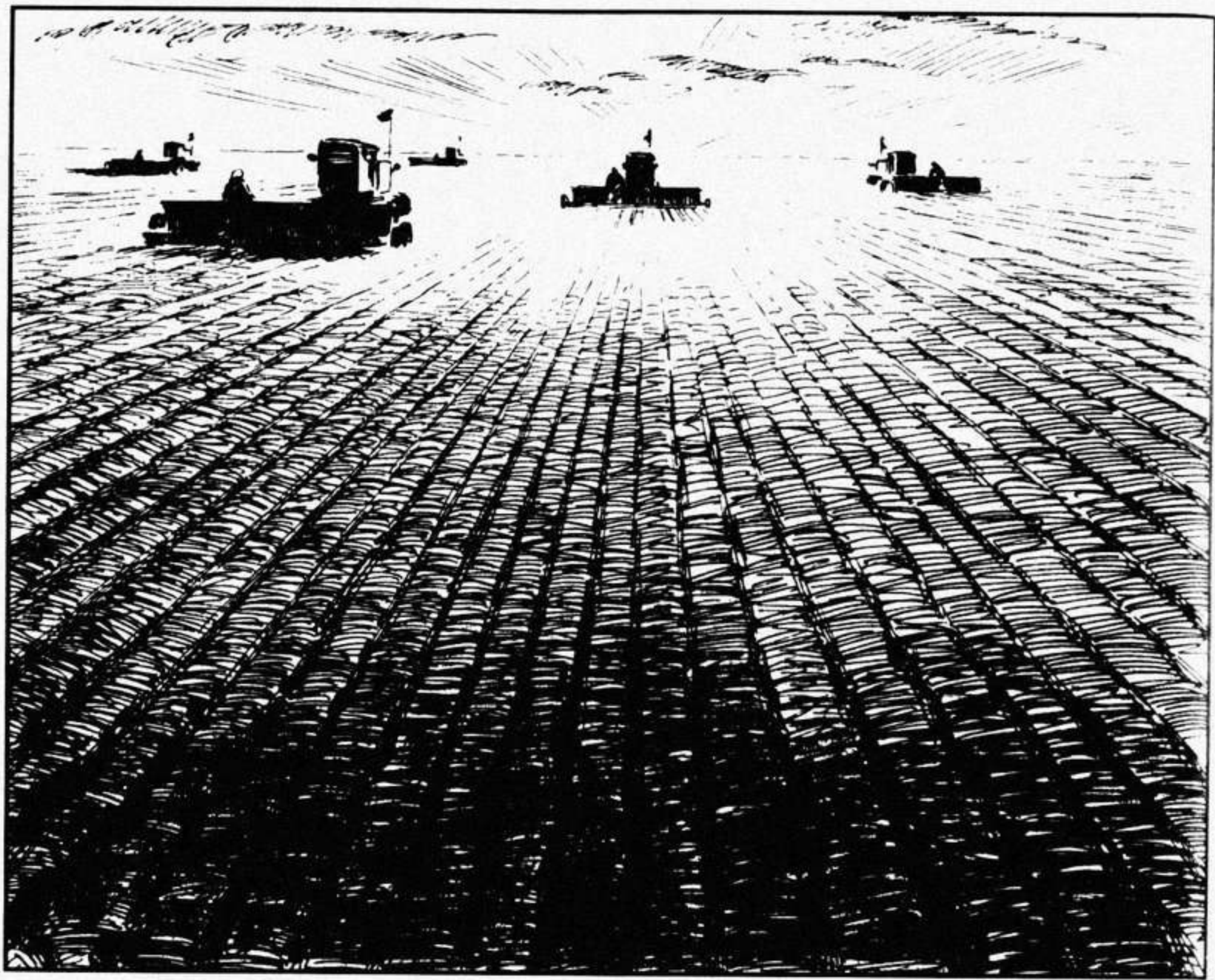
（二〇八）大雨之后，庄稼长得绿油油的。达维多夫找来西奚卡老爹，叫他赶着马车，出去看一看。



(二〇九) 四面是一望无边的麦田，鸟雀在云彩下欢快地叫着。达维多夫自言自语道：「将来什么都用机器，谁也闻不着汗臭了。希望这日子早点到来……」



(二一〇) 事实真是这样：两年后，在广阔的土地上，出现了成群的拖拉机。庄员们的眼前，呈现着一幅丰衣足食的图画。



本书由“观潮轩”先生扫描并制作，
如果您喜欢，请购买原版。
本书电子版的版权归“观潮轩”先生
所有，不经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。



<http://shop33894957.taobao.com/>



被開墾的處女地（下）

[蘇]肖 洛 霍 夫 原 著
林 林 改 編
賀友直 顏梅華 繪 圖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

上海銅仁路二五七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2號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利豐橡皮印刷廠印刷

開本：787 X 1092 1 / 50 印張：2.26
1956年3月第1版 1956年3月第1次印刷
印數：00,001 ——— 50,000

統一書號：T 8081·1603

定價 二角八分